

鐵甲



鄭人仄構封面



拓荒叢書

愛 與 仇

森堡著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1 9 3 0

1930 3 20 出版

1 — 2000 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大洋四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愛 與 仇

蘇小姐今天起得特別早。

熹微的晨光由窗口偷偷地溜進來，黑暗已失去了牠的威權了。報曉的雄鷄引頸啼着，表示牠是非常的盡職。終年勤苦的鄉人們大都由疲乏的牀上起來預備他們的早餐了，井邊站着許多担水的農婦們，一片嘈雜聲擾亂了清晨的靜寂。

蘇小姐把被褥毫不經意的整理了一下，窗簾也給她捲起了，一陣早晨所特有的新鮮空氣就由外邊流進來。她嘆了一口氣，踏着拖鞋慢慢地踱到梳妝台前，但她不是和往日一般，在梳理她的頭

面；只是敲斜着她的臨風弱柳一般的婀娜的腰肢，上半身倚着妝台，把頭兒埋在雙掌裏，若有所思的歪斜地站着。突然，她坐下來了，右手托着她的腮，左肘靠着了台面，那掛在對面壁上的大鏡就反映着她的上半身的姿態。粉紅色的對襟的襯衣鬆散着，沒有扣好，潔白圓潤的肩膀完全裸露出來，堅實而豐滿的酥胸似有節奏地在襯衣下面起伏着。秀美的粉頸連接着一個美麗的女頭。如垂天的烏雲般的黑髮蓬鬆而散亂着，前額幾乎完整地被他們遮住。粉白的雙頰泛着青春的少女在睡醒後所特有的紅暈，鮮豔得和初春的桃花一般。惺忪的剛由夢中醒來的睡眼微微地閉着，僅留下了針一般大小的微縫兒。雙眉蹙着，緊鎖的眉端正象徵着她心頭的不快。

是的，蘇小姐正在悲鬱地凝想着，心頭好像有無數的冰塊在急迫地溜過。

昨夜夢中的情景又在她的意識裏浮現出來。

已經是更深人靜的中夜了。蘇小姐輾轉反側，

睡鄉的鐵扉只是緊閉着，不讓她進去。兩點鐘已經敲過了，髣髴間，她似乎跑到了一個荒涼的曠野。地面上長着衰黃的野草，天空裏正吹着嗚嗚的狂風。灰黯慘淡的天幕下只有她一個人在佇立着，聽不見人聲，看不見人影，在她的前面只是開展着茫茫的大荒，那樣的冷清，那樣的死寂……這使她的靈魂都恐怖得顫抖起來了。

忽然，眼前好像有着什麼東西在一閃，一個約莫四十多歲的男子的身影就跑進了她的視線之內，而且正遠遠地向她走來。他穿着紡綢的長袍，套上黑色的馬褂，身軀很是胖大，手裏拿着旱煙筒，在大搖大擺的走着……

看看走近她的面前來了，她用驚奇的眼光注視着。團團的圓臉，紅色的鼻子，花白的髭鬚，架在鼻樑上的墨晶玳瑁框眼鏡……啊！啊！這不是她的父親嗎？這不是她的被人仇殺了的父親嗎？他是死了，他已不在人間了！爲什麼忽然出現在她面前呢？爲什麼還同生人一般地走着呢？無疑的，她是

見鬼了……轉過身來，打算拚命狂跑；但是，糟糕透！她的腿好像被什麼東西絆住了，被什麼東西壓傷了，軟軟地，酸酸地，總是跑不動，不管她怎樣的努力……她焦急得哭出來了……

“華英妹！你爲什麼見了爸爸也不喊一聲？”那分明是她父親的口音，仍是那樣的柔和仍是那樣的紆緩。

她更恐慌了，全身顫巍巍地抖着。

“哭什麼呢？見了我就哭起來了，真奇怪？”

爸爸真的死了嗎？爲什麼音容笑貌還和生前一般無二呢？她的周遭漸漸地浮起了懷疑的薄霧。這霧，似乎給了她好些勇氣，她慢慢地回頭望去，父親正迷迷地柔笑着。

“乖乖！你又高了一些了。”

“爸爸！你不是死了嗎？”她顫聲問。

“乖兒！”他更溫柔的笑着。“誰說的呢？——不！乖兒！我沒有死，我不過去南洋走了一趟，現在是回來了！”

“是真的嗎？”

“爸爸那裏會騙你呢？乖兒！”

原來爸爸是沒有死哩，她完全相信他父親的話了，她快樂得像小孩子無意間把他失去了好久的心愛的玩物找到了一般，她在狂笑着。

“你的母親呢？”

“在家裏餵豬。”倚在父親的胸前，她快樂地應答着。

……突然，在遠遠的地方又發現了許多人影。有的拿着利刃，有的執着斧頭，有的拿着鐮子……都是惡狠狠，怒洶洶的。一會兒，那一羣‘野人’由一個壯健的學生裝扮的青年領導着，飛也似的向着她和他父親站着的地方跑來了。

“丟那媽！殺死你這老狗！”

那爲首的青年跑到他們的旁邊就拔出了一把雪白的利刃，向着她父親的大肚皮猛力刺去。

眼前一黑，她嘩然的哭了，她被驚醒了。

她把眼睛張開，纔知道方纔自己是在做夢。

但，她的心還在撲撲地跳動着，全身還在流着冷汗，眼角裏也還殘留着淚痕，在夢中她確然和醒時一般，洒着眼淚。

現在，回味着夢中的一切，她心裏猶覺怯生生地恐懼着。她好像看見她的父親真的站在她的面前，他真的是在對她談話，他的陰魂真的來到她的房中來了……她打了一個寒噤，全身不自覺的顫動着，毛髮似在一根根地豎起來，頭顱似在漸漸地漲大着，沉重着……她沒有胆量在房中停留了，打開房門，馬上三步作兩步的跳出來，再也不敢回頭去看。

用手把眼睛一揉，強烈的光線射進了她的眼簾裏，她的心纔安定下來；她笑了。

太陽已經出來了，但因為是在早晨，所以只令人感到暖和，並沒有可憎的酷熱。曉風一陣陣由戶外吹來，贈給人們以溫柔爽快的涼意。淡泊清幽的鄉村完全由酣睡中醒過來了。鷄在啼，犬在吠，勤苦的人們都在田間工作。

全村的人們似乎都很是和平，很是愉快；可是蘇小姐的家庭，却顯然有些異常。

似乎有一種幽黯而灰黑的成分混和在空氣裏頭；每個人——幾乎連不懂事的小孩子也在內——的臉孔上都好像滿佈着不愉快，甚至哀愁的黑雲。

這是無疑的，他們的心中都潛伏着一種不幸的陰影。

在如此的氛圍氣中，蘇小姐的心頭更感着一種沉重的壓迫。

“華英，你起來了？”她的姊姊和寡嫂正在殺鴨。

“是。媽媽起來了嗎？”

“起來了，正哭着呢！”姊姊本來已經哭得像桃子一般紅腫的眼睛又在流淚了。“在餵牛。”

她向牛欄邊走去，母親的悲哀的嗚咽如利刃一般深深地刺進了她的耳朵裏。這淒顫的低泣使室內的灰黯而沈滯的空氣更覺死寂了——陰森森

地，冷清清地。鼻孔裏感着一般酸味，蘇小姐的粉頰上又垂下了兩條白練。

“媽媽！不要哭壞了身體。”揩乾了自己的眼淚，她婉勸着母親。

然而，母親不惟沒有停止哭，而且，相反地，哭得更大聲，更慘傷了。

“……我親夫！要有靈啊！……要使你的仇人，生時無快樂，死了無棺槨……報你的大仇……伸你的奇冤……”

母親的牛鳴般的哭聲引得全家人都哭起來了。頓時，哭聲充滿了全屋……

經過了差不多半個鐘頭，好容易哭聲纔停止下來。

“媽媽！昨夜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蘇小姐對她的母親說。

“怎樣的夢呢？”母親已經停止流淚了，但她的聲音顯然哭得已經嘶啞。

“我夢見父親。”

“夢見你的父親嗎？是的，今天是他被害的一週年，他的陰魂應該到家中來了——唉！在這一年中我何曾有過一夜不曾夢見你的父親呢？……。”

蘇小姐把昨夜的夢一一告訴母親。當她說到最後，她的父親被那青年一刀刺死時，母親的淚泉又奔流着了。

“媽媽！不要傷心！我將來一定替爸爸伸冤，報仇！”她仍用平常安慰她的話去安慰她。

“可是，你是個女孩子呀！”母親也照例的如是說。

“難道女人就不是人類嗎？……。”

兩個愛噪鬧，愛淘氣的小孩子嘩喇嘩喇的走前來了。一個是蘇小姐的寡嫂的獨生兒，阿狗。一個是她的細媽（父親的小妾）所生的女兒，阿英。

“姊姊！又有豬肉，雞肉……吃了！”阿英天真活潑地對着蘇小姐說。

“婆婆！媽媽和姑姑在刮鴨子，有鴨肉吃了……”阿狗牽祖母的衣角，笑嘻嘻地說。

蘇小姐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滿臉淚痕的母親也被這兩個無憂無慮的小天使弄得笑起來了。

“你這只顧肚飽的小鬼頭！是祭爸爸和公公的，不是給你們吃的！”小姐忍着笑，把兩個小孩子各打了一巴掌。

“我告訴媽媽知道，說：姊姊打我。”阿英說。

“我也告訴媽媽知道，說華英姑打阿狗。”阿狗說。

兩個小孩子都把嘴唇緊攏得和鷄屁股一般，垂頭喪氣的跑開了。

吃了早飯之後，蘇小姐就去祭她的父親去。除了母親，蘇小姐恐怕她觸景生情，更是慘傷，有意勸她不要去之外，幾乎全家人都去了。無論什麼地方都要跟着大人去的阿英和阿狗自然也是去的；并且阿狗還興高采烈地捋着鋤頭，說是要把公公墳地上的草鏟淨呢。

蘇小姐穿着素衣素裙，頭不梳，面不洗，哭喪着臉，是個十足的孝女裝束。

太陽已經不知道逃到那裏去了，天空中積堆着一塊一塊的灰色的雲，狂風把地面上的沙塵吹捲着——天氣驟然變得極其陰慘，似乎天公也和蘇小姐有着同樣的哀憤之感。

在路上，大家都很慘傷的哭着！蘇小姐哭得更悲，和一隻小羔羊失去了牠的母親時一般。她們的哭聲引動了近旁的居民，大家都跑出來，站在路旁，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把他的頸兒引得長長，好像臘鴨，在呆看着。那些少見多怪的狗兒們也以為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汪汪汪的向人們亂吠。

“哭得真慘！真可憐啊！”幾個心腸慈悲的老太婆都為之洒着同情淚。

文芳伯的屍體是葬在離開他的住屋三里路遠的一個土崗上，由他家裏去到他的墓地必須經過大畚村。當蘇小姐經過那個鄉村，尤其是李劍華的屋門口時，她胸中的仇恨之火焰，好像驟被一陣狂風吹着一般，燃燒得更加熾烈！更加利害！

——你萬惡的暴民！你萬惡的鄉村！我將來必

定要把你們殺盡，要把你們燒光，纔足以洩我胸中之恨！纔足以報我亡父之仇！

——你禍首的狗仔，李劍華！如果我真是個賢女，那末，“父仇不共戴天”，我誓與你不兩立！“吃了芋子還薯”，“牙還牙，齒還齒”，你須牢記……

——.....

——.....

真的！蘇小姐恨不得把她的仇敵印刻在她眼前滅亡！

到了墓地之後，她們就把豐盛的牲儀擺出來，祭着。又照例的痛哭了一場。蘇小姐粘着香，跪在父親的前面，暫住了哭聲，口中念念有詞的說道：

“父親大人！你死得好苦呀！你的不孝的女兒華英在你死了已經一年之久，尚不能報大仇，雪奇冤，不孝已經！可是，父親大人！你在天之靈也不必焦急，你的女兒雖非巾幗英雄；但尚有人子之心：此身可殺，此仇不可不報！你的女兒必將有一日斬敵人之頭顱而獻上祭壇也！……”

是那樣的激昂，那般的憤慨，當她說話的時候。顯然的，擺在她前面的，並不是一堆黃土，而是她嚴正的父親的顏容了。

在吃午飯的時候，那一批祭墓的人都已回到家裏來了。

壁上的時鐘噹噹噹的敲了十二下，去年此日此時，正是文芳伯——蘇小姐的父親——殯葬的辰光哩！

空白页

二

經過那條石砌的大路，轉過一個斜坡，就是一個山坳。山坳裏有着一間涼亭，是預備給來往的行人走得困倦了時好休憩一下的。這涼亭因為是在高崗上——很是爽涼，亭子裏又有人賣茶，賣小點，所以，過路的人到了這裏差不多都要休息一下，吹吹風，或者買點茶喝喝。

站在涼亭的門檻上，向着東邊望去，一幅淡墨畫般的農村就要映進人們的眼簾內來。那蚯蚓一般的田塍，那低矮的瓦屋，那和豆點一般大小的，蠕蠕動着的正在田間工作着的農人們……在在都

渲染着一種農村所有的古樸而幽靜的色彩。

從那農村達到這涼亭裏，要上一條崎嶇屈曲和羊腸一般的小道。小道的兩旁都是密茂的叢林，蒼翠欲滴，陰涼可愛。

這正是一個夏天的上午。

一個戴着笠子，赤着足，穿着藍色的衣褲的青年農夫，正沿着小道，朝這涼亭上來。上崗已是很吃力了，何況天氣又火一般的炙熱呢？——真的，太陽實在太利害了，就是這條綠蔭蔽天平常很清涼的小徑也沒有半點涼風了。——他的背上，頭上，和那個枯燥憂鬱的臉孔，都滿流着汗，一點點如黃豆般大小。上到半崗的時候，他的氣急喘了，他的腿酸痛了，再也不能前進了，就在路旁的一棵大樹腳下，休息着。

過路的人很是稀少，枝頭的小鳥也停止了牠們的歌唱，四週如死一般的寂寞；惟有愛說話的蟬兒仍躲在濃陰中絮絮不休，但這却如深夜裏的鐘聲更襯出了週遭的靜寂。那天真活潑的小草兒也

被太陽的淫威壓迫得垂頭喪氣，正如這青年農人一般，在嘆息着。

“十七十八唔（不）曉花，
二十以外頂（纔）知差；
三十以外死也黑（去了），
蠻好顏容入泥沙。

“對面妹子真真睛，
皇帝滿女麼（無）東（這樣）生（美麗之意）：

頭髮東烏眼東好，
嘴角東紅乳東釘（高突些）！
“戀妹莫戀人家妹（處女也），
戀倒渠來真真衰：
乳菰（乳房）要用錘來打，
褲頭要用鎖匙開。”

.....

.....

粗野而快樂的牧童，樵夫……們，正在高崗上

唱着美麗的戀歌，去挑撥，誘惑那年青的村姑們；幽妙的音調一陣陣的溜進這青年的耳朵裏來；但今天的他可沒有半點興致去注意牠；而且還覺得有些討厭。

坐了一會兒，他又繼續向上走着；幾分鐘以後，好容易他纔上到了涼亭裏。

“好熱啊！”他好像釋下了萬斤的重担，嘆了一口氣，就有氣無力的躺在那清涼的石凳上。

幾個牧童與聲可聞的酣睡在地板上。他們都只穿着一條短短的破褲子，被陽光晒得和給火燒過了一般漆黑的肩背完全裸露着。賣茶的王老二也正在打瞌睡。

王老二給他驚醒了，當那憂鬱的青年農民走進來的時候。

“是啦，真熱！你去那裏呢，阿四哥？——這樣熱的天氣。”

“不去那裏。”李阿四懶洋洋地答着。臉上仍滿佈着一朵陰鬱的烏雲。

素以善觀氣色著名於鄉間的王老二已把他的心事猜透了六七分了。

“莫非又是……？嘿！”

“可不是嗎？如此的天年真沒有什麼辦法！”

“吓！難道現在又來了嗎？前幾天你不是告訴我，可以偷安一時了嗎？”王老二顯出不信任的神氣。

“是，我也以為可以偷安一時了，在前幾天。誰知‘牛事未了馬事又來’，而今又要攤派什麼他媽的緊急軍需公債呢！”

“唉！”王老二把舌頭一伸。“又來了？那不是一個月來幾次嗎？就是瓦片可以磨成大洋也磨不到這許多呢！”

“是啊。”李阿四又是一聲長歎。

“你的爸爸和你的媽媽也跑開了嗎？”一會兒，王老二一邊在洗着茶杯，一邊發問。

“當然！不走怎的？難道皮鞭，搶頭，監禁還沒有受夠嗎？我一家人——不，差不多我們全村人都

不敢在家裏，今天。”

“咳！……是啦！現在還是那個蘇文芳帶軍隊，不，那個王八蛋來催收嗎？”

“除了那個天殺的還有誰呢？”李阿四憤怒地切齒而說。

“真的！那太可惡了！聽說，前幾天他帶兵去大畚村要那個姓王的寡婦題軍餉，她拿不出錢來，可是他定要她題，後來她沒有方法竟投河死了，這可真的？”

“那個說不是千真萬確呢？賴老三的被捉，盧二嫂的豬子的被刮，癩頭六的被打……那一件不是這王八蛋做出來的？……唉！其實，如果不是這樣，他也就不能買田做屋，爽爽快快過活了！”

“就是我家裏——王老二哥，誰不知道是‘食一殮尋一殮’，辛辛苦苦過活的？——所以要十次八次的題餉，催收委員日日臨門，也完全是這老而不死的狗搗的鬼呀！天殺的！括了人家許多汗血換來的冤枉錢，我不知道他死了將怎樣去見閻王

呢？”他興奮極了，前額的紫筋暴漲着，汗更如驟雨般的流下。

王老二哥深深地太息了一番，把手摸着他的寬廣的下顎，不住地搖頭。

一陣雜沓而急促的脚步聲！跟着走進了三個中年婦人，一個挑着一担籬，裏面放着蔬菜幾把，其餘兩個都是空手的。三人都穿着新簇簇的芋布衣裳，好像是去親戚家裏來的。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南無……”

三人都神色倉皇，面孔鐵青，口裏不住地在念着佛。

兩對驚奇的眼光，如虎擒羊般馬上猛射到這幾個闖入者的身上去。

“大嫂！什麼事？”賣茶的老板先開口。

“什麼了不起的天大事？值得如此大驚小怪？”

阿四頗有些不屑的神氣。

“阿彌陀佛……”她們還是繼續念佛，好像並

沒有聽到對方的話說。

氣火暴躁的阿四有些不耐煩了。

“究竟是什麼事嘍？鬼鬼祟祟怎的？”

他底粗重的聲音，把那幾個正在地板上酣睡着的牧童都由夢鄉驅逐出來了；他們以為又是自己的牛偷吃了誰的禾或菜，來和他們鬧，叫他們賠償損失了；一翻身坐起來，兩手揉着婆婆的睡眼，驚疑地注意着那些擾人清夢的人們。

“阿彌陀佛？”一個年紀較多的坐下來，鬆了一口氣，開始報告那弄得她們念千聲“阿彌陀”的事件了。“我們行到大畚和坑尾交界的梨塘崗的時候，大家都覺得疲乏了，就坐在那伯公樹下休息。當我和張三嫂去叢林內撒尿的時候，阿彌陀佛……我們看見了什麼呢……阿彌陀佛……是一具死——死——死屍啦……滿頭滿面都是血……腸肚流出來……啊！天啦！阿彌陀佛……。”

“死屍？”

死屍兩字尖銳得如一枚鋼針一般，在每個人

的神經上猛刺着；大家的眼睛裏都充滿着驚疑和恐懼的光。

“死屍？梨塘崗有死屍？真的？”王老二站起來，仰頭望着屋頂，好像在對着自家說話。

“衰鬼！那裏不是真的？誰個和你開玩笑來？”這弄得她們都有些不高興了。

“是怎樣的人呢？”在角落裏，先前睡着，以後坐着，而今站着的一個年輕的牧童在發問。“是老人？是後生？……”

“阿彌陀佛！”又是一聲阿彌陀佛，那個一直到現在還是站着的婦人開始說話了。“看見那個四體筆直的……我們已經嚇得魂飛魄散了！誰敢走前去看呢？而且滿面都是血，要看也看不清楚哩。”

“究竟是誰呢？那一定是被劫殺的！梨塘崗也有搶劫的？唉！現在的天年真是不同了！”王老二不禁感慨係之矣。

“不！”李阿四不同意於他的見解。“梨塘崗決不會有劫賊！”

王老二面孔上滿着鄙夷的微笑。

“老哥！你太老實了！‘匪即兵兵即匪’難道你還不曉得嗎？”他把眼睛向四邊巡視了一回，然後謹慎地低聲地說。

“是啦！唉……”那幾個婦人都點首贊成。

——那末，究竟是誰呢？還是去看一看罷！

爲一種強烈的好奇心所激動，也不顧天氣是怎樣地鬱熱，李阿四由涼亭中跑出來，打算到梨塘崗去看看。幾個牧童也不再睏了，跟着他狂跑。

下了一條崗，過了一個炭，沒有二十分鐘，他們就達到了目的地了。

“在那裏呢？”由李阿四領頭，依着她們所說的路線找去。他們的心裏都有些慌，不免卜卜地狂跳。

“喂！那不是嗎？”李阿四最先把所尋求的目的物發見。好像有一種不可見的有彈性的東西把他們一彈，大家都伸着舌頭，倒退了幾步。

一陣血的腥味很濃烈地向着他們衝來，他們

都用手掩着鼻孔。然後，阿二躡着足走前幾步，伸出頭兒，慢慢地把那死屍端詳。

這人顯然是被殺不久的，滿地都流滿着略帶紫色的鮮血，草都給牠染紅了。屍體就在血泊中仰臥着。如那個婦人所說的一般，全身都是血污，腸胃已由破裂的腹中流露出來。前額橫躺着一條深深的刀痕，滿臉都是血，一眼看去，你決不能把他辨認出來。

阿四一聲不響的再踏前了一步。

……花白的頭髮，圓團團的面龐，短短的鬍鬚……

“哎喲！是文芳伯啊！”阿二全身好像驟然給冷水淋了一般，不自主的顫抖着。

站在背後的牧童也齊聲的驚叫着。

“是啊！這是華英姊的爸爸啊！”

李阿二即刻轉過身來，向着村裏跑去。

“不好了！殺了人啦！”

碰着幾個村人，都問他道：

“什麼？在那裏？”

但他不答，只是向着蘇家拚命的跑着，村人們都以爲他發了瘋。

蘇小姐一家人正在圍着圓棹吃午飯。文芳伯是昨天出去的，說是去團局裏商量一件什麼公事的；晚上沒有回家。但家人都以爲又是團董或委員請他吃酒，醉了不能回來。他們實在一點也沒有夢想到“全家之主”的文芳伯已被人家殺死了。不用說，李阿四的報告對於他們簡直是晴天的霹靂！

這個晴天霹靂驚碎了每人的心胆，甯靜，和平，快樂，幸福的家庭頓時充滿了陰慘，哀愁，悲號，狂叫！母親即刻如吃到了毒藥一般昏倒下去，蘇小姐也哭得死去活來。

父親唯一的兒子，蘇小姐的大哥已經過了身。姪兒阿狗又還是一個乳臭小孩。蘇小姐雖然聰明伶俐；但到底是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怎能應付這件非常的事變呢？幸虧還有一位長厚忠誠的堂叔父，不然，却連主持一切的人都沒有了哩！

一切事情蘇小姐都和那位堂叔商酌辦理。第一步，把父親的屍首扛到鎮上的警察區署去驗傷，驗明確是被人仇殺身死。第二步當然是控告那殺人兇犯，請官廳嚴辦以伸冤抑啦。

但是，殺人者誰？這却是一個先決問題。

如果有人肯定地說：殺文芳伯者，無疑地是大畚人。那一定不會有人反對，駁斥他的。因為自王寡婦投河死後，她的姪兒李劍華（是一個在縣城裏中學堂讀書的學生）即組織了一個什麼青年自治會，暗中準備決殺蘇文芳，這是誰都知道的。而文芳伯被殺的地點又是在大畚的附近，這也是一個小小的旁證。

那是文芳伯被殺前兩天的午後。一位從前和他很要好的老朋友阿萬伯，曾不遠十里由他家裏跑來警告他說：

“聽說大畚一般後生們對你懷有惡意，你不可不提防他們！”

但是，文芳伯却當作耳邊風，以為這完全是一

般不逞之徒的謠言，不值一笑的。

“這有什麼關係呢？哈哈，他們如要自作飛蛾，難道火燄還怕他們的嗎？”

“爸爸！”站在旁邊的蘇小姐也婉言相勸。“這甯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有備是無患的。”

可是，文芳伯總是固執己見，不信人言。而今這“謠言”終於不幸而見諸事實了。

第二天，死者的家屬就以大畚鄉人作為被告，向當地的防軍上了一張呈子。哼！這還了得！竟敢屠殺軍餉委員！這不是明明和官家作對嗎？這不是目無法紀嗎？兩撇鬚鬚，鼠眼體鼻的傅營長不禁大發雷霆之怒，答應馬上派兵搜剿暴徒，以寒匪胆。這一來，馬上弄得大畚鄉人鷄飛狗走，坐臥不安。然而，真是天幸！這大概是因為“暴徒們”還不該遭劫罷，恰巧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已把叛變的劉楊二逆肅清，舉行第二次的東征了。天怒人怨而又素無訓練的陳軍在前方已着着失敗；不到一個禮拜，革命軍已把潮梅完全收復了，鎮上的駐兵早已

逃之夭夭，自然來不及“實行搜剿”了啊。

革命軍是要打倒土豪劣紳的，是要撲滅軍閥爪牙的。當然，蘇小姐是無狀可告了。只得請了幾個和尚做了三日三夜的佛事，將幽魂超渡一番；然後纔把停在家裏的靈柩在黃泥炭上埋葬了。

這是無疑的。她的強烈的復仇之心決不會因此次的阻撓而消滅，冷淡下去；反之，更在胸坎中熾烈地怒焚。這正如火山裏潛藏着熱力一般，時機到了牠就會轟然爆發的。

在父親死去以後的一年中，蘇小姐暫時輟了學；日夜都在悲哀的慈母跟前，安慰着，勸解着她。每當母親想起她的慘死的亡父在痛哭的當兒，她總是含着眼淚對她說：

“媽媽！不要傷心！我將來一定替爸爸伸冤報仇！”

空白页

三

在縣城唯一的女子師範學校裏，蘇小姐已上了兩個禮拜的課了。

如果說，蘇小姐能夠得以在師範學校讀書實在完全是她的表兄王志遠的功勞——這的確不會有半點誇張的意味。她的母親始終不肯應允雖然經過她再四的要求。她說她是漸漸地衰老了，自從蘇小姐的父親死後，她更時常感到難堪的枯寂，無論怎樣，她也不肯讓自己唯一的“親骨肉”離開她的身邊，跑到百里外的縣城去。她還說華英的年紀也不小了，假如不是她命下註定在十九歲以前不

可出嫁(據說,這是頂高明的相命先生張瞎子算出來的。)的話,那末,說不定已經生了兒,育了女了,怎好再出去拋頭露面呢?——這就是她所以不肯應允的理由。後來好在那位平日很爲她的母親所愛重的表兄王志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利害處詳細說出,極力替她要求,說是——

“華妹是舅父最愛惜的女兒。舅父在日嘗對人家說,他一定要把生性聰慧的華英繳到中學甚至大學畢業,將來好作一個女中丈夫。現在,華妹已是這樣的有志願,要讀書,那末,一定要讓她去纔好;不然就是舅父在天之靈也不稱心呢!”

人家都說王志遠極有辯才,這是不會錯的。不過一天的工夫,她的母親的鐵石一般的意志,早給她弄得和繞指柔一般了。

“志遠哥說得不錯。華英,那末,就由你罷!但是,有什麼假期的時候,你一定要回來看我,媽媽是很担心你的。”最後,母親對她柔和地說。

這麼一來,蘇小姐就得遂初衷了。

她的表兄，現任的省立第五中學的訓育主任，是個省城區大學的畢業生。當女師開學的時候，五中也快要上課了；所以，是小姐就和他一同赴縣。在途中，他對她真是十二分的慇懃，十二分的客氣，時常使她感到不安和羞澀。

——無疑的。表兄是在向我示意，是在向我特地獻慇懃。是在向我進攻。是在向我追求……

天賦與女性的特別銳利的敏感的明鏡，早使她照見了表兄的肺腑。在春天，一隻雄性的鳥兒要在雌鳥跟前，散開牠的美麗的羽毛，唱出牠的婉轉的輕歌，表示牠的雄健——這究竟是什麼意思，聰明的她是充分了解的，雖然她還是個白璧無瑕的處女。

可是，她對於表兄的助力雖然表示最大的感激；但對於他的熱烈的追慕，却無情地報以極度的冷淡。

這是由以志遠的人品不高尚嗎？或者學問不淹博嗎？不，絕對不！那麼，究竟怎樣呢？

原來蘇小姐雖然也在半新式的高等小學念書；但這並沒有動搖過她底根本的思想——自小所受的父親的日常的教訓和“列女傳”……等等古書上所給與的見解。這樣——她對於婚姻的主張，自然也逃不出這種圈套——婚姻是人生的大事，不能夠馬馬虎虎的！什麼“自由戀愛”，“婦女解放”，……這簡直是放屁！戀愛，結婚而可以自由那不是把“人生大事”作為兒戲嗎？怎麼使得？

——所以，自己和表兄之間，要光明正大，斷不能有絲毫邪念存乎其間。表兄雖然是因為中了所謂新潮流的毒，致言動不免有些不穩；但自家可不要輕狂……

——而且，在臨別的時候，母親不是說過了嗎“……女兒家最要緊的，比生命還要緊的就是名節兩字……現在的新學堂下的女學生實在太了不得了……甚至連婚姻都要自主起來了，這還成什麼體統？你去後，一切我都可以放心；但是這一層我可有些憂慮！華英，你千祈不要學壞樣！……”

這是母親的教訓，我應該牢牢記住纔是……

舊禮教，舊道德的勢力，好像一條毒蛇，把她緊緊地纏着，好像一塊大石，把她重重地壓着，使得她簡直動彈不得！使得她對於多情的表兄，不得不裝出一副鐵的面孔！不得不穿上一件假道學的衣裳！

在她到校以後的幾禮拜中，他還時常來訪她，並且，仍在帶着十二分的慇懃；但是，可憐的他，不惟沒有得到她的垂青，而且漸漸使她覺得討厭，認他是有點卑鄙了。

——哦！原來他所以費盡氣力，使媽媽允許我進女師，是爲了這個緣故呀……

蘇小姐現在讀書的女子師範學校，是縣立的性質。校址在城內的東北角，由城隍廟前經過，再跑一條曲折的小巷子，一間好像由寺院改建過來的半西式的屋宇就要映進你的眼簾內來，那就是M縣獨一無二的女子師範學校的校舍了。

全校共有學生百多個，大部分都是M縣人。校

長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她究竟能夠認識幾個字，那可不得而知。因為她曾公開對人家說，她是把學校看做她的家庭，學生們都等於她的女兒或媳婦，所以學生們就替她起了一個“家娘婆”（阿姑）的綽號，背地裏，社會上人也是如此的稱呼她。

“家娘婆”的威權是很大的，校規是交關嚴厲的。除了課本之外，其他雜書一概不准學生入目——小說尤其是在禁讀之列，凡是閱讀或收藏有那些“教人不正”的小說之類的書籍的，就好像在一個絕端反動時代閱讀或收藏革命書報一般，是被認為罪大惡極的一件事，一經發覺一定是被開除無赦的。一年之中，違背這項校規而被革斥的總有三四人或五六人之多。學生的書信也要檢查，學校中特請一個檢查專員辦理此事。在來往的函件中，如果被發見有什麼情書之類的東西，那末，那個收信人或寄信人也必定要被認為“行動失檢”，懸牌革退，限其即日離校，不許逗留。有一次，一個

學生的未婚夫寫了一封卿卿我我的，和蜜糖一般甜蜜的信兒給她；這封信落在檢查信件專員的手中了，就把牠呈給校長看。她馬上斷定這是一封不正當的“情書”無疑，即刻依法嚴懲，將該生着卽革退，以警効尤，以維學風。但是那個學生平日本是很安分的，平地風波，心裏着實詫異，就要求學校當局將該封所謂不正當的情書給她看看，起初，學校裏還覺得“碍難應許”，經她再三懇請，好容易纔得校長先生的“皇恩特准”，得讀“情書”；這麼一來，她纔曉得原是她那多情的未婚夫寄給她的。但是，學校當局總不敢遽信爲真。後來，由她的未婚夫及父親寫了一封信來證明“屬實無誤”，那個學生纔免於難。

學生的行動也極不自由，如果你的“理由”沒有被訓育主任認爲“正當”，那麼，你是不能得到踱出校門的門檻的允許的。就是你幸而得到了允許，那麼，手續也是很麻煩的；要你把理由詳細敘明，并寫定幾點幾分鐘回校，如你在一定的時間內不

能回來，就要，被詰問再三而加以處罰，輕則記過，重則革退。禮拜或假日亦復如是。這麼一來，學校就變成了黑暗的牢獄，學生就是牢獄中的死囚了。不過——這不能不說是她們的三生有幸，自革命軍到後，經學生們的再四要求，和反對，無形中這“苛例”已等於取消了。如今，在街上我們可以時常看見三五成羣的穿着樸素的衣裙的“女士”就是這個緣故。

但這些重壓，對於蘇小姐却一點也感不到什麼。的確，她的靈魂已被束縛慣了。好像一隻在牢籠裏住了許多年的鶉鳩，牢籠對於牠已經等於烏有了，牠感到的是安適，寫意。好像一頭被轡頭緊束了許久的野馬，轡頭對於牠已經等於烏有了，牠感到的是自由，快活。

——惟有這樣的環境，纔能使人專心讀書，惟有如此的校規，纔能端正學生的品格呢！

這是事實。她不惟不會感受到被壓抑的痛苦，而且還肯定那些辦法的正當，深佩“家娘婆”之識

見的高超莫及！

真的，這種學校，正是她底理想中的，正是她所期望的。因為蘇小姐到女師來的目的，確確實實第一是“讀書”，第二是“讀書”，第三還是“讀書”！除“讀書”外，她是打算不管其他外事的。這自然也有其原因。楊小姐是一位有血氣的女兒家，父親被殺的大仇，她是沒有一天曾把牠忘記的——“父仇不共戴天”，遵行古訓的她又怎會忘記呢？——她的遠出從師，正是爲了欲報父仇，欲伸冤抑。你如果要說她的求學是爲了她自己，那不如說是爲了她的亡父。還來得恰當一些。

專制時代的儒生的旦夕孜孜，十年窗下，是爲了想達到“一舉成名天下知”的境地。同樣，蘇小姐的讀書也是先有一個遠大的目標很明顯的和一顆亮晶晶的天星一般，在她的前途閃爍着；不過這不是“一舉成名”的光榮，而是“爲父報仇”的壯舉罷了。她覺得，她的爲父復仇是一件偉大的工程，她來女師讀書就是想把那基礎弄得鞏固，俾將來可

把這鉅工一舉完成。她又覺得，那是如渡大海，現在她正乘着一葉扁舟，努力向前駛去，俾早日能達彼岸……

每當更深人靜，同學們都到睡鄉去尋找她們的美妙的好夢去了，而她就在如豆的燈光下努力攻讀的時候，常常有這樣的情景——

……一行行螞蟻般的黑字漸漸地在她的眼前消失了，只剩下了一大張白紙。忽然，在白紙上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蠕動了，一個健康偉壯，豪氣迫人的青年英雄，和一個多才多藝，莊重溫柔的美人就顯現在白紙的上面。跟着，那英雄忽然在美人的裙邊跪下來了，她嫣然一笑，把他牽起來，緊緊地擁抱着，蜜吻着。然後，他倆就人各騎着一匹駿馬一同馳駢着；佩在身邊的寶劍，映着朝陽，放出一道紫紅的寒光……

一刻間，他們似乎跑到一個鄉村了，一齊把駿馬加鞭，髣髴那鄉村就頓被他們踏平，只剩下一片荒涼的瓦礫之場。美人狂笑了，在她的手中還提着

一顆年青的頭顱，鮮血淋漓地……

就在這個時候，天空裏顯出一朵彩霞，一個老人正騰在牠的上面溫柔地微笑着。那英雄和美人立即由馬上下來，對着他誠敬地膜拜着……

此時，蘇小姐就不免不知不覺的嘩然狂笑起來，把手在棹上猛力一拍……

“什麼事嘍？”常常把同房住的正在渴睡着的同學們驚醒，由帳中伸出頭來，稀奇地凝視着她。

“沒有什麼。”這麼一來，她纔跑出那離奇的幻境；滿足地，微笑着。

“這一學期纔來的，那位住在第五房間的姓蘇的同學真用功極了！自朝至暮，簡直沒有一刻不是在看書！在全校，恐怕要算是最用功的一個人了！”開學還不到一個月，同學們都曉得了蘇小姐，很用功的蘇小姐，時常嘖嘖地把她稱讚着。

蘇小姐是全校最用功的一個，同學們實在沒有說錯。大家都在那兒談笑了，但是她却還在房裏埋着頭。大家都睡覺了，但她却還在燈下拚命用

功。這也就難怪同學們要賞“女書獃”的榮銜給她了。

因為是過於用功的關係，交際的時間自然不會有了。進校已經將及一月，但和她交談過的同學却寥若晨星。校外呢？那更不必說了。就是那位慇懃的表兄，近來也少有來訪她的時會了，因為她對他過於冷淡的緣故。

時常有交談，已經有了朋友關係的，還是同住在一間房子裏的三個同學。

也是住在窗口，和她對牀的一位，姓王名品英的，是一個很漂亮而學行也不錯的一位有着堅強底意志的女子。她是學生會的常務委員，又是全縣婦女協會的祕書；是個很活動的份子，同學們都很信仰她。為人倒還和氣，蘇小姐和她認識得很早，在百多個同學中，最先和她交談的恐怕就是她。但因兩人之間的意趣相差得太遠了，時常發生互相矛盾，衝突的意見。

那是半月以前的事了。

由東校場參加羣衆大會回來後，蘇小姐滿腹牢騷。

“這真討厭！沒有兩個禮拜就開了四次什麼紀念會，歡迎會，……還要巡行，散傳單，呼口號……弄得人家頭昏腦亂……這簡直不是來讀書，而是來開會，巡行了，有甚意思？”

“不是這樣說的！”坐在對面牀上正在換衣裳的品英，很不服氣的說。“——這都是爲了革命啦！”

“什麼革命！簡直是瞎鬧而已！”接着，她就氣沖沖的把革命同志，革命政府，革命軍臭罵了一頓；把平日積在胸中的牢騷如黃河決口一般，盡宣洩出來了。

品英苦笑着，只是把頭亂搖。

“這種思想未免太落後了！”

“這就叫做落後嗎？那末，我情願落後！”蘇小姐不免憤憤然了！

還有一次，一個思想較新的教員在講堂上大

講其“父母無恩論”，蘇小姐大不謂然。回到房中以後，她就徵求品英的意見。誰知她的主張比那個教員更激烈，更是強詞奪理，在她聽來。蘇小姐就和她大辯特辯，辯得極其激烈，幾乎連友誼都不能持續了。此外，如關於剪髮問題，男女社交問題……她倆都恰恰站在相反的尖端上，不能調和。

因為這個緣故，她倆只能勉勉強強地持續淡淡的交誼，不能有密切的結合，雖然認識得這麼早，又是同住一室，朝夕相共。

還有兩個是住在外面，靠近房門的兩張牀上的一個是陳雲卿，一個是章芳萍。

據品英和芳萍說，雲卿是個——

“很浪漫的傢伙。

“從來都是這樣——她對於學校裏的功課是完全不理的，每天只顧和一般臭味相投的朋友們作無謂的談笑，或濃裝豔服，偽造理由，向學校請假，跑到外邊去招搖，炫耀……

“現在學生可以自由出校了，她更是如魚之得

水。天天都出去和那些政治部，縣黨部……的人員來往糾纏，在街上時常有她和“皮帶同志”的雙雙儷影。

“她每天也極忙。出去遊蕩回來，還要寫情書，偷看鴛鴦蝴蝶的小說，甚至張競生的“性史”——唉！她的面皮真是厚得可以，自己看了還不算，還要嘻嘻哈哈的向同學們比手比腳的說，小江平是如何的裝腔，董二嫂是怎樣地作勢呢！……”

“她簡直是一個M縣學生界的名人！的確，社會上人誰個不曉得陳雲卿的名字呢？”

她們還偷偷地告訴她許多關於她的最浪漫，最祕密的“醜史”。她當時還不敢十分相信，校規如此嚴厲的學校裏怎會有這樣的學生呢？她以為她們或者和她有什麼宿怨，故意在毀謗她。後來，和她共住比較久了，纔知道這完全是“兌現的支票”。

“爲什麼防範得這樣嚴密，也會有這般的人兒呢？”蘇小姐很覺稀奇。

“唉！這有什麼希罕呢？‘丈夫越嚴老婆越壞’，

還有許多事情更要令你咋舌的哩，住得久，自然曉得。”品英在學校裏已經是“老資格”了，簡直無所不曉。

“哦！原來如此！”

“但是，學校當局爲什麼不將她開除呢？”她又向品英問。“難道還不曉得不成？”

“那有不曉得的道理？但是，可知道，她是‘家娘婆’的堂姪女，校長的親人，這就是她的保障啦！”

這樣浪漫的傢伙，蘇小姐自然不會和她要好的了。除了不得已時敷衍敷衍她以外，她是少有和她交談的時會的。

在三人之中——不，應該說是在全校同學當中，和她最要好的恐怕就是章芳萍了。

她是農民運動很發達的海陸豐人。自小即住在M縣，因爲她的哥哥在M城開了一爿雜貨店。這樣，M縣差不多變成她的第二故鄉。

她是一個很誠懇真摯的女郎。清秀的蛾眉下

嵌着一對綠玉一般的眼珠。單單這一對晶瑩的眼珠已經足以說明她是一位聰明的姑娘了。她的性情很是幽靜，非至非說不可的時候，她是不說話的。她也很是用功，不問外事，這點很和蘇小姐相像，也就是她倆所以能有深厚的友誼的關鍵。

第一次和她見面交談的時候，不知什麼緣故，蘇小姐就覺得她很是可愛。時間慢慢地過去，她倆的情感也一天一天的濃厚起來。吃同席，寢同房，讀書的時候在一起，散步的時候也在一起——簡直和一對如膠似漆的情人一般。

是中秋節的夜裏。時光已經不早了，興高采烈地在賞月的同學們都一個個漸漸地感到倦怠，跑回房裏睡覺去了。但是，蘇小姐和芳萍却好像不知道夜已深了一般，仍在那狹小的校園中的香椽樹下促膝談心。園中是如此的靜寂，牆外的街上的城市的騷音也躲藏在暗角裏，不再溜進來了。嵌在和靜穆的碧海一般的寶藍色的天幕上的，好像銀盤一樣的，一年一度的中秋月，已經渡到中天了。牠的

光波把污濁的人間水晶化了，幽靜的小園也被繪成一幅銀灰色的，富有詩意的絹畫。

她倆都穿着潔白而輕柔的寢衣，在石櫈上貼身的坐着，像並蒂開着的百合。

忘情地低聲暢談，談到學校生活，談到社會現象，漸漸地把談鋒轉到各人的家庭和身世了。

“你的令尊呢？還健在罷？”蘇小姐問。

芳萍忽地把頭低下去了，不作聲，低垂的眼臉下面，顯然分泌出一種流質，在銀灰色的光波裏閃動。

“怎麼了？萍妹！”她倆是用姊妹互相稱呼着的。

她的眼淚流得更多了。

“究竟怎樣呢？說罷！萍！不要儘在流淚。”蘇小姐拿出絲巾替她的萍妹拭淚。她的心裏已經明白，芳萍大概也是一個無父之人了。

“咳！華姊！我那有如此的福分呢？”長歎一聲，她開始說話了。但聲音總是混和着眼淚，溼漉漉

的。“而且，我不說你是不知道的——父親是死得好慘呀！你是知道的，我們家鄉的‘耕田佬’實在猖獗極了！父親是個大地主，當然變成了他們的眼中釘。有一次，他們要減租，父親不肯；結果，衝突起來，父親就被他們打……打……打死了……咳！他是死得好苦啊！……”

——啊！原來她心裏也蘊着無涯之痛哩……

她好像發了狂一般，把她的腰緊緊地抱着，也變成一個淚人兒了。

“萍妹！那曉得我們正是‘同病相憐’呢！”

跟着，她就將她的‘傷心史’一頁一頁的在她的面前展開。

“啊！啊！原來我們正是同樣的命苦啊！”芳萍也抱着她的頸項。

幽咽的音波振動着死寂的空氣。悲鳴的秋蟲似乎也和她倆一般在低泣着。

“今天我纔曉得，原來你從來不肯去T中學就是爲此！”一會兒，芳萍纔把哭聲轉成話語。

“是啦！”

她的仇人李劍華是T中學的學生，因此，連帶地，她也把T中學當成她的仇人了，恨之刺骨。好幾次；芳萍要她同去看她的一位也是T中學的學生的堂兄弟，但她都不答應。

四更鼓打過了，月影已斜；但那對素衣女郎還幽靈一般似地在如泣如訴的細談着。直到公鷄啼了兩次以後，她們纔回到房裏去。

從此，她倆更親密了。

四

“女師學生團結起來！”

“打倒昏庸老朽的陳煥貞！”

“打倒壓迫學生的陳煥貞！”

“呈請縣政府尅日撤換陳煥貞！”

“我們應該爲自身利益而鬥爭！”

“我們應該爲革新女師而鬥爭！”

“女師學生革新團萬歲！”

.....

.....

是一個暖和的上午。萬古常新的皓日在藍寶

石一般的大空裏探出牠的頭來，如輕紗一般遮住M城的面孔的曉霧已在陽光中消逝了，街道上也漸漸地喧騰雜沓着，城市的機輪又開始轉動了。一大隊的女學生，跑出東門，沿着最繁盛的新街，步伐整齊的走着。她們的精神都很是興奮，緊張；一個個手裏都拿着一方紙旗，上面是寫着各樣的口號；衣襟上還掛着一塊小小的長方形的白布，寫在布上的字是——“女子師範學生革新團。”她們像出發前方的軍隊一般，嚴肅地進行着。一張張的顏色紙的傳單好像紛飛的粉蝶一般，飛到兩旁站着的觀衆手裏；不到五分鐘，就有一陣聲聞於天的響亮的口號，由她們的嬌喉裏衝出來，和前頭的雄壯的軍樂互相應和着。

當她們的隊伍走過的時候，商店裏的人們都跑出來了，來往的人們，縱令他是很忙碌的，也站着呆看，愛鬧熱的小孩子們更是興高采烈的成羣結隊地歡呼着跟着她們狂跑。一霎時，頗爲寬闊的街道上，早給如潮水一般擁來的羣衆滿擠着，一顆

顆的人頭在人海裏攢動着，漂浮着，只留下了中間的狹狹的一線，讓她們經過。有幾個站在前面的竟被後面的擠到她們的身上，弄得她們羞答答地，面泛桃紅。

“當心！不要亂擠呀！”

三三五五由後邊飛也似的起來，那大概還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的，眼睛裏滿畫着“？”號，凝視着那些正在站着讀傳單的人們。

“什麼事呀？”

“女師學生趕‘家娘婆’呢！”

“噢！女子也鬧起風潮來了？”

“唔！原來是趕校長！”

“那倒非看看不可！”

“是呀！從來沒有看過的呀——女學生趕校長。”

“非看不可！”

倏然，他們就衝進那人潮裏去了。

人之潮越是洶湧澎湃了，連那留在中間的小

道，羣衆也野心勃勃地想把牠佔領，她們的隊伍幾乎不能通過了。於是，負有責任的執行委員們不得不由隊伍中跑出來，分頭站在兩旁，維持秩序。

“對不起！請各位讓開一點好罷？”

“各位，請站遠一些罷！”

在這幾位出來維持秩序的執委——革新團的執委——當中，你可以看到一個穿着烏裙藍衫，舉動極其不自然，只是把頭兒低着，不敢仰視，兩頰羞紅得和初升的朝日一般的，十七八歲的，很漂亮的小姑娘來，那就是蘇小姐了。

爲什麼一味用功，不涉外務的蘇小姐，居然也活動起來，而且居然當着鬧風潮的主要分子的執行委員呢？這不是令人很覺奇怪的一件事嗎？不錯，奇異是有些奇異的，表面上看來；若細按起來，這正是勢所必然，毫不足怪。

“爲什麼你把我打的水亂洗一場難道你自家不會打的？”

禮拜三的下午，（昨天的下午）課畢了，蘇小

姐和芳萍兩人如往日一樣，一起去洗澡。浴室是設在那狹隘齷齪的廚房裏的。自來水不用說是沒有的；打浴的水和燒飯洗菜用的水一般，都是雇人由遠遠的井裏打起，用桶挑來的。挑水的工人僅僅兩個，煮水的老虎灶也不多，只有兩座，浴室更少得可以，不到五個。在校內寄宿的學生不下六七十人，而且都和所有的廣東人一般，富有潔癖，天天洗澡的；這樣，當然是“饅頭少和尚多”，不敷應用了。因此，洗澡極感困難，時常等了兩個鐘頭都不能洗好一個澡。——她倆期待了許久，好容易纔輪到了自己。水已經打好了，但因為轉換的衣服忘記帶來，她們不得不又一同回房裏拿去。這時候，恰恰那個爲衆惡之的陳嬌蘭也跑出來了。她是“家娘婆”的孫女，“腳踏馬屎傍官勢”，平日專倚她的祖母的威力任意欺蔑同學，大家莫不深惡痛絕之，但是，她是堂堂的校長先生的令孫女兒，誰敢撻其鋒呢？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罷了。她看見浴室裏放着兩桶熱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進去潑潑地洗

着。同學們看得不過意了：

“那是華英和芳萍打的水哩！”

但她好像沒有聽見，一聲不响。

一會兒，她倆拿到衣服來了。看見了這種情形，都氣死了，就質問她。

但是，她猙獰地冷笑着：

“是的，我洗了，怎的？”

“難道你的手斷了？爲什麼要人家打水給你洗？”蘇小姐更加憤憤然了。

“你說什麼？——哼！你這毛丫頭竟敢和老子作對了！”嬌蘭感到一種絕大的侮辱，不禁大發其虎威了。“你再說一聲罷，如果是真的有本事的！”

平素極怯懦，軟弱，怕事而富有妥協性的芳萍，早已嚇得矮了三寸，噤若寒蟬了。

“華姊！還是讓她罷！”她低聲地婉勸蘇小姐。

個性極強，如蛇一般固執，如鐵一樣剛強，不慣受氣的蘇小姐怎肯下場呢？

不“！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什麼？是的

難道你的手骨斷了，洗澡的水都要人家打給你？”

“那末，我和你一同到校長面前去講罷！”立即，她暴躁如雷，衣服也不穿，一絲不掛的，赤裸裸的由浴室裏跳出來，扭住蘇小姐。

“可以的！到皇帝面前去都可以！大家都怕你的‘王子王孫’的臭威風，蘇某可不怕的！”蘇小姐一點恐懼都沒有，仍然剛堅得和鐵石一般地的。

這神氣活現的模特兒使旁觀者太難爲情了，都掩着嘴在笑。幾個年紀較爲長成的同學真看見她的好像發了瘋一般想這樣赤條條地跑出去了，纔上前去，把“模特兒”勸進浴室裏去。

她一邊穿衣裳，一邊恰似死去了爺娘般，牛鳴一樣的痛哭着。這哭聲把房間裏的同學們都引出來了，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跑到廚房裏來，詢問着。

——這回華英一定倒霉了！“在太歲頭上動土。”問明了事由之後，大家都不免暗替蘇小姐擔憂。

“模特兒”穿好了衣裳，就跑到校長室去，向她的老祖母哭訴了半天。

明朝的早上，事情就發生了。

起牀鐘敲過之後，校長辦公室的佈告處的下邊，有着許多黑壓壓的人頭，牠們都在仰視着，臉上的表情極其莊重，呼吸也像屏息了一般，視線完全集中在那鏡櫥上面。這些視線，像一枝羽箭，把佈告上的黑字都射中了，落到眼簾裏來。

“爲佈告事，學生蘇華英，侮蔑校長，毆打同學，實屬目無校規已極！應即將該生開除學籍驅逐出校，不許留逗以警効尤，以整學風！切切此佈！

校長陳煥貞（印）”

看了這張堂哉皇哉的佈告之後，有的把頭亂搖，有的把舌頭一伸，有的一聲不响，但怒視着，好像她的仇敵正站在她的前面——是的，她們的反應顯然不同；然而，毫無疑義，都是同樣地刻劃出她們底不平，憤恨！

有幾個也會同樣地因反抗陳嬌蘭的無理的，

橫蠻的侵迫而被“家娘婆”呵斥或記過的同學，如李蕙英，黃秋萍，溫春鳳 …等等更憤恨到了不得。她們一齊要求學生會的執委們應該反抗學校當局此種無理的舉動，應該起來為自身利益而鬥爭……

學生會常務委員，早已懷着驅逐腐敗的陳煥貞而苦無機會的王品英更不用說了。她知道時機已經成熟，同學們的反抗的情緒都極度高漲了；於是就召集執委會的緊急會議，當場一致決議，對於學校當局的無理開除學生學籍提出嚴重抗議，並限於兩小時內收回成命並嚴懲恃勢欺人的陳嬌蘭。

這種條件，“家娘婆”當然不會容納的；不但不容納，而且執委們還受了“家娘婆”的一頓臭罵，說她們是無理取鬧，說她們是目無校長！

在“家娘婆”的初意，以為她這一頓惡罵就是一雙“鐵踵”，足以把昂起來的頭一個個壓下去，“其效如神”。她何曾想到這恰好變成了一把團扇，

把羣衆心頭熊熊的烈火都煽起了呢？

全體大會就在這如火在焚，如水在沸的環境當中，被召集了！

會場裏，每一個人都如此的興奮！如此的緊張！都好像打了嗎啡針一般的地！

最先，由主席的王品英宣布開會的理由。簡略而有力。然後就是蘇小姐的報告。在衆目睽睽之前，站起來說話，對於她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當然，羞澀是免不了的，像新嫁娘一般的地；然而，她的口齒本屬流利，何況又在這激昂憤恨的情緒底跳動之下？所以，如果是個不熟悉的人，要曉得她是“初次出馬”，那顯然是很困難的。

蘇小姐的報告當中，最有力，最真摯，最沈痛的一段是——

“……當我初進女師時，我以爲她是個有見識，有毅力，確確實實能夠爲學生謀利益的良校長；直到現在纔認識她的真面目，原來是個自私自利，妄作妄爲，拿學生當木頭，視學校爲私有的惡

徒……”

蘇小姐報告完畢之後，一陣如放鞭炮般的鼓掌聲就隨之而起。“打倒家娘婆”，“驅逐陳煥貞”……的口號，也從熱血沸騰的羣衆中呼出來了。

大會開了半個鐘頭的時候，陳煥貞曾來干涉，說這是搗亂學校的行動，是不被容許的；但是在這當兒，她已經像下了台的‘要人’，有誰還怕她呢？在“恥，恥……”聲中，她只得面紅耳赤，和被打了的哈叭狗般，夾着尾巴跑開了。

沒有一個鐘頭，全體大會已經開完了。重要的決議案是這樣的：

(一)驅逐陳腐頑劣的陳煥貞，呈請縣政府即日撤換她。

(二)即日實行罷課，作一個大示威巡行，向縣政府請願，並派代表到各學校及各機關接洽，請求加以同情援助。

又，爲了想使行動組織化的緣故，當場成立了“M縣女子師範學生革新團”，五個執行委員也

是當場選出來的。一個是作了此次風潮的導火線的蘇小姐，一個是王品英；還有三個是章彩雲，溫春鳳，黃秋萍——都是學生會的執行委員，平日深惡陳煥貞的。

蘇小姐當時本想不當執委，把牠當衆辭去。她想，這實在太討厭了，拋頭露面，怪難爲情的！但是，這怎能行得通呢？同學們的此次舉動，完全是爲了同情自己，援助自己而起的；自己怎好反而不負責任呢？她只好踏上火線，向前衝！

當天學校裏就入於罷課的狀態。課室裏都怪冷靜的，只有幾隻小麻雀在書棹上跳來跳去。

開完了大會以後，革新團和學生會的執委就分頭向各機關，各學校去接洽。蘇小姐，黃品英，和黃秋萍是一道。本來，她們是被派到I中學，總工會，商民協會去的；但蘇小姐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到I中學去的；所以，只得改爲II中學。當羣衆的代表，到各機關去公然和不相識的男性接洽，交談……這在她的生命史中是從來不曾有過的；所以每

到各機關總是由比較老練的品英和秋萍說話，她只臉孔紅紅的呆坐着，聽他們說話，一聲不响。有時，她覺到有一對和老鷹一般銳利的眼睛，男性的眼睛，射到她身上來了，她的心頭就會卜卜地跳着，全身奔流着熱汗，雙頰更是羞紅。

自早上九時出發，一直到下午三時纔回到學校裏來——蘇小姐簡直做了一整天關公，連耳根都紅透了。

“唉！以後我是再也不敢當代表了！”由總工會出來，打算回校的時候，蘇小姐如釋重負一般，長吁着。

這把品英，秋萍都透笑了。

“華英，你今天真受了一整天苦難了！”……

在M縣從來沒曾有過的女學生驅逐校長的大請願，大示威遊行就在第二天的上午舉行。

她們的驅長運動很得到社會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同情。縣教育局長是縣黨部的宣傳部長，當然是不會站在陳煥貞方面來壓迫學生的。所

以，沒有鬧到兩個禮拜，縣政府遂明令將陳煥貞撤職，新委T中學的教員梁之新繼任女師校長。

於是，在女師盤踞十多年的陳煥貞終於場台了！女師學生的革新運動終於成功了！

把學生視爲私物的陳煥貞當然是野心未死的。“擇長團”的出現就是完全由她指使她的孫女嬌蘭，堂姪女雲卿和其他幾個親人及收買一部分思想落後或奴隸性成的學生組織成功的。“擇長團”的產生的背景已是如此，這就不問可知牠是要反對梁之新擁護陳煥貞的了。她們也發傳單，貼標語……然而，可憐她們的狐狸尾巴早給大家看出了，還能夠幹什麼呢？

這一次的風潮，對於蘇小姐簡直是個熔鐵爐，牠好像把她熔鑄過一番了。也好像是巨大的洪流，這洪流把她頭腦裏堆積着的陳腐的穢物漸漸地沖去了。

真的，這狂風暴雨已經在她的十七年的短短的生命史中劃了一個深深的界線——不，鴻溝了。

假如說，以前是黑夜，那末，現在就應該是黎明了。

這是沒有什麼可疑的罷？蘇小姐已漸漸地轉變過來了。

跟着校長的更換，學生會也就改組了。改組的結果，蘇小姐被選為宣傳部主任。於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向聖賢書”的她，也居然變成校中的“要人”之一了。

還有，她以前除課本外，是絕對不看其他什麼書籍的；現在，因為實際上的需要和思想的突進的緣故，流行的革命理論的書籍也變成她日常閱讀的對象了，這對於她正如深夜裏的明燈，社會的狀況，革命的真諦，人生的意義……漸漸地被她模模糊糊的照見了。自然，不過是模模糊糊而已。

就是對於男女間的關係的見解，因為自鬧風潮後，和男性有了許多接觸的機會的緣故，顯然也把鼻樑上帶着的古色古香的眼鏡拿下了。幾個新近纔認識的男朋友已經把她環繞着了，就中尤以且中學的學生領袖章君和她最為要好。看來，他倆

好像已經有了友誼以上的關係了，一般朋友都如此說。

是的，她已經轉變了，因此，從前被她認為“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王品英，現在也變成她最好的朋友，甚至比“同病相憐”的芳萍更要好了。她倆共同研究革命理論，共同參加革命工作。

“真是可笑，品英，我以前實在有些討厭你，覺得你如此奔奔逐逐實在太無聊了。”蘇小姐想起以前常和品英拌嘴的情形，一方面覺得實在太對不起朋友；一方面覺得自己糊塗得可以。

“可不是嗎？你以前未免太落伍了！”品英也笑着說。“現在的你和那時的你簡直判若兩人！轉變得真快喲！”

不過，無論她是轉變得如何的快捷，轉變到如何的不同；但是她心中的宿願——為父報仇，伸冤，却始終如洪流中的巨石一般，不會有一絲一毫的移動。她想，父親是枉死的，這正如自己之枉被開除一般，（假如真的被陳煥貞開除了的話）是

非報復不可的。父親在行動上雖不免有過當之處，她又想，但這實在是爲了公家，並不是爲着自己；他是個忠於職而篤於行的人，“吃官飯辦官事”，安能怪他呢？這樣，父親無疑地是死得非常冤枉的，此仇不報，此恨難消，她以爲。蘇小姐顯然還是一個“圖報父仇”的孝女。

空白页

五

禮拜六的晚上。

蘇小姐覺得有些倦怠，再也不想把沒有看完的書看下去了。站起身來，伸着懶腰，打了一個呵欠；就把外衣脫掉，僅僅留着水紅色的緊身貼肉的襯衣，熄了燈，溜進被窩裏去。

時光已經不早，勤於職守的更鼓已明明白白告訴她是三更深夜了。同房的同學們都已甜睡着，嬌弱的鼾聲隱約可聞。月兒好像躲在雲屏後面去了，柔媚的眼波始終沒有流進來，房裏只是漆黑黑的。微寒的涼風爬進窗口，混和着濃厚的，令人沈

醉的花香氣息。找不到情人的母貓在屋瓦上躑躅徘徊，茅茅茅的叫着，牠的聲音是那樣的淒切，悠長，興奮……

她的就寢本是爲了困乏的緣故；但是，這真奇怪，等到身體貼着被褥時，又好像吃了什麼富有刺激性的東西一般，睡魔早由她身邊逃去了。

母貓求偶的騷音，從校園裏被和風吹進來的花的香味……更使她感到一種無名的煩躁。

她翻過身來，仰臥着，無意識地凝視着灰暗的帳頂。一會兒，那灰暗的帳頂，突然間，好像都滿佈着粉紅色的彩霞，如桃花一般的鮮豔，如海潮一般的跳動……燦爛輝煌的霞光，幾乎使她的眼睛有如對着太陽一般，不能啓視……

如散開的絲綢一般緋色的彩霞，慢慢地收束，凝聚，結合……了，最後，成一個橢圓形的透光體，淺絳色，像朝暉。這又奇了，橢圓的球，忽然被一陣耀眼的白光遮住，接着就變成一顆青年男性的頭顱——白嫩的臉兒，兩頰泛着處男的紅暈，牙

齒比雪還要白些，上下唇紅得好像剛剛開放的石榴花，眉宇間淨着一股勃勃的英氣……她禁不住嬌嬌地微笑了。

——是他呀！親愛的！

“——茅……”那風騷的母貓竟由窗口跳進房間裏來了，一聲狂叫，把蘇小姐嚇了一跳。

眼前的幻景在驟然一驚之後完全消失了。她睜着眼睛還想把那帳頂上的俊俏的臉兒多看一忽，但已經不可及了。

於是她把牠痛恨煞了，也不顧寒冷，就由牀上跳了起來，摸到火柴，開亮洋燈，撲的一聲把箱子上蹲着的“搗亂者”打了一掌，把牠趕跑了。

但是，這麼一來，更加不想睡了。

——管他，還是看書好罷！

洋燈移到牀邊的檯上了，就把牀頭放着的爲近來的她所特別喜歡讀的一本C氏的戀愛小說拿在手裏，躺着看。沒有半個鐘頭，她把書放下了，閉着雙眼，似乎陷進了沉思的海裏……

現在，她正由書中的情節聯想到她自己的戀史了。

她的愛人是H中學的學生，章春潮就是他的名字。

誰都曉得春潮是H中學的學生領袖，H中學的六百多個同學都非常的信從他。以前，他本來也是個只讀死書，不聞外事的學生，自革命軍到來之後，纔投進時代的狂潮中的。他一身兼任了許多職務，學生會的總務部主任，縣學聯會的宣傳部長，區黨部的常務委員，……所以，他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不是這裏參加羣衆大會，便是那裏召集執委會會議。他的文章寫得好，在M縣的學生界中很極有文名。據說，這就是他能夠獲得同學們的信服的最大的原因。

他的相貌也生得極其俊秀，“春潮真是才貌雙全！”——同學們時常都又羨又妬的把他稱讚着。

蘇小姐在鬧風潮以前就見過他，因為他是在每次東校場羣衆大會中都有慷慨激昂的演說的。

不過，那時，她還沒有注意他，也不曉得他的姓名。

他倆的第一次的接觸是在鬧風潮的時候。當女師學生的代表和秋萍，品英同去向各學校各機關接洽的那一天，她纔知道了他的姓名及其丰采。

隨後，幾次相見的機緣，使他倆漸漸地熟識了。慢慢地，在他身上給她發見了更多美點了；這些美點好像雨滴一般，無形中把她的平靜得有如一面明鏡似的心湖擾亂了——他是一位可愛的男性呀，她時常紅着臉如此地想着。同時，他也顯然對她特別表示好感。

驅長風潮完結之日，却正是他倆的愛苗萌芽之時——他倆已經是一對異性的良友了。

起初，蘇小姐十二分怕羞——她不敢公然和在一起走，通信也絕端對同學們祕密。她是不敢去訪他的；就是他來訪她的時候，她也必定邀芳萍或品英同到會客室去會他（他也是海陸豐人，芳萍的同鄉；因為同鄉的關係，他倆以前已經認識了的），表示她與春潮並沒有超過普通友誼以上的關

係。——不，其實，那時候兩人之間確是沒有友誼以上的情感，不過彼此已經“有意”而已。——同學們若是在她面前提起他的名字或嘖嘖私語時，她也要以為是在譏笑她，議論她，即刻她就要覺到萬二分的羞恥和極端的憎恨。

——這些人真是無聊！何必無中生有，鬼頭鬼腦？而且，他人的事情干爾甚事？要你來過問！

就是芳萍和品英，她也對她們守着祕密。

“春潮怎麼樣？”品英笑着問她。

好像小孩子偷吃了人家的東西被發見了一般，她的臉孔馬上泛着桃紅，心頭突突地狂跳。但是，她却故作鎮靜，詐癡詐呆的反問道：

“什麼意思，你的話？你是問他的近況嗎？那我也不知道啊，和你一樣，很久沒有碰見他了。”

“是啦！我問他近來可好？”一壁說，一壁就向那坐在牀沿上的芳萍斜瞟着。芳萍也禁不住向着蘇小姐吃吃地笑了。

“下午第一時是不是公民？”這使受窘的蘇小

姐不得不“顧左右而言他”。

的確，她的臉皮太嫩了！甚至有的時候，她竟如此的想，還是和他斷絕友誼關係好罷，這樣下去不是要長時受同學們的氣嗎？是的，還是和他絕交罷！可是，這已經遲了，這至多只能想想而已；實際上，蘇小姐已不能離開章春潮了，她的處女的心好像早已被他偷去，他的形影早已深深地在她的腦膜上印着了。她正希望她能夠和他多多接近，怎能離絕他呢？

到放寒假的時候，溫軟的，柔和的，粉紅色的氛圍氣早把這一對年青的情人的心緊緊地罩住了。

春潮是不回家去的，一方面因為歸途比較遙遠；一方面種種公務並不以寒假而放鬆他。“還是不要回去好罷，度歲完全是封建思想的表現，有甚意思呢？”她本也很想聽從春潮的勸告，不回去；但是，她覺得總捨不得她的母親，半年沒有會面了，和母親如此闊別，實在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怎好

不回去呢？所以，最後，還是母愛對於她的吸力強一些，她終於決定回家去。

當她啓程的時候，他送她到船上，汽笛一聲，就要分離的當兒，在緊緊的互握中，這一對多情的種子，都不期然而然地流着熱淚。

“華！你回去以後，應該隔一天就寫給我一信，使我時常在字裏行間見到你的顏容……”這是男的在分手時的囑咐。

新年後半月，舊曆正月十五日，這一天是蘇小姐在生之途程中初嘗愛之瓊漿的一天，是很可紀念的一天。

因為急欲和春潮相會的緣故，她在家裏沒有住滿一個月，就誑她的母親說學校裏已經開課，回到城裏來了。這時候的她，已經是婦女協會的執行委員了，所以，就搬到會所裏去暫住。

她抵城的一天，正是熱鬧的元宵時節。

動身時，她沒有先行寫信告訴他，爲了想給他一個意外的大歡喜的緣故。搬進了會所之後，她就

馬上寫了一封短信叫茶房即刻送到H中學去。

晚飯後，同住的人們都出街上看鬧熱去了，只剩下蘇小姐在期待着她的好人。

好人兒終於在她的焦急的期待當中，跑到她的身邊來了。

雖然相別不過是短短的二十多天，但時光在情人的心裏是格外走得慢的，在他倆，好像已經二十多年沒有相見了。別了二十多年的情人，一旦會於一室，其歡樂之情我們怎能想像得出呢？——尤其是那“半夜沒有想到好人來”的春潮，他簡直高興得要飛到天上做玉皇大帝去了。談談別後的相思，互訴各人的近況，他倆都覺得心坎裏貯滿着蜜糖。

狂歡的心稍為平靜了些，現在他好像忽然想到一個疑問了。就向她問道：

“華！你不是封封信都說啓程來城時一定會先行來函通知嗎？怎麼來到了城裏纔通知我呢？”

“……”她只是在癡笑。

“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他懇求似地的。“告訴我吧！華……。”

她把他斜瞟了一下，繼續用銀一般的聲音嬌笑着。

“我自問你，如果你已預先知道了的話，你不會有如此的高興？”

“你這聰明的小天使呀！”他這纔明白了她的用意。

“那麼，你是在捉弄——不，欺騙我了？”

“欺騙你？也許是；但……是……又……怎麼樣呢？……”她歪着頭，如小貓似的柔媚。

他提高聲調，打起官腔，把手在桌上一拍，搖着頭，好像唱戲一般的說道：

“那就非‘嚴行懲罰，以警効尤’不可！”

“好的！法官在上，小民願受懲戒。坐牢，槍斃，殺頭……俱由老爺尊便……”

“那麼，本法官就來親自行刑了！坐牢，槍斃，殺頭都不用，只要在‘犯人’的頰上打一個犯罪的烙

印……”說着他就把坐在旁側的蘇小姐，如餓虎擒羊一般攔腰抱着。

“不！……我……不……”在虎威之下，羔羊也掙扎着，抗拒着，把頭歪着；但這不過是一種本能的動作而已，一刻間“罪人”的紅暈的粉頰上已滿戳着“法官”的“烙印”，肥滿的肉體，已如醉漢一般倒在對方的懷中了……

明亮的燈光在溫柔地微笑着，牠是在傾聽着人間最和諧的愛之音樂，牠在凝視着天地最偉大的動作，牠在公開地竊窺着粉紅色的祕密……牠在溫柔地微笑着。

一陣拍門的聲音，纔把這一對年青的情侶由甘美的夢裏驚過來……

這一吻恰似一把烈火，把他倆的熱血兒完全燃燒得滾熱了。這一吻恰似一根金絲線，把他倆的靈魂更緊緊地束在一起了。偉大的一吻呀！

“……容許我的請求吧！愛的！給我以最大的愛吧……”自從這一天起，他對她時常有接吻以上

的要求；但都被她柔婉地拒絕了。

“……爲什麼要這樣性急呢？將來還愁……。”

對於他的要求，她一切都容許了；只是堅守着最後的防線……

這差不多變成她的習慣了。近來，蘇小姐把回味着自己的情史，當成一件最快活，最有興趣的事體。尤其是在晚上熄燈就寢以後，幾乎沒有一晚她不是在溫習牠的。這對於她似乎一點討厭也沒有；而且，正相反地，覺得越咀嚼越有味，如吃橄欖一般。

今晚，她不過是“照例”罷了。

這情史恰似最強烈的興奮劑，她更加睡不着了。兩頰滾熱，心頭好像在燃燒着一種無名的烈火，煩躁異常；皮膚上好像有着什麼東西在走過，癢得很……把牙齒緊緊地嚙緊被角，全身如着了電一般不自覺地震顫着了。

那求偶的母貓，似乎還沒有找到牠的情人，在屋瓦上更悲苦地哀叫着。

歎了一口氣，她探手把那剩餘下來的一只大棉枕拿進被窩裏暖了一暖，然後慢慢地塞在兩條大腿中間，閉着眼睛，緊緊地把牠夾着……

東方天上現出了魚肚色的白光，是黎明時分了，蘇小姐興奮着的神經纔如用久了的彈簧一般，漸漸失去了牠的彈力，弛緩下來，墜入甜蜜的春夢裏。

等到她起來的時候，已經是吃午飯的辰光了。

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春潮獨自一個人來邀她出去。現在，蘇小姐已變成情場中的熟客。她再也不會和去年一般羞澀，怕人了。和春潮牽着手在街上逛來逛去，在她已成了家常便飯了。

第二天的清晨，她纔回到學校裏來。晚上，她把昨天的日記補記着。這學期她開始每天寫日記了，一方面是想藉以練習練習寫文章的技巧，一方面是因為她不忍把甜蜜的光陰，沒有刻劃下半點的痕跡就消逝了。她把她的心情和愛的生活赤裸裸的，一點不濺飾的描繪着。

“陽曆三月七日 星期日 晴

是不能忘記的一天。

從這一天起，我是踏過處女的橋樑，走到婦人的國境裏了。

這在心裏不禁深深地感着悲苦，我底聖潔的處女的靈魂喲！你是永遠地，永遠地離我而去遠了……從此，處女的光榮我是再也沒有資格享受了……

因為昨夜睡得很遲，今天在午飯時纔披衣下牀，未免太享福矣！

午後與春潮去野外逛了一逛，百花似錦，碧草如茵，令人精神百倍！

晚飯是在杏花樓吃的。由春潮請客，吃了一頓大菜，兩人都又飽又醉了。

吃完晚膳已經八時半了，本想即行回校；但他賴着我，要我到他寓所裏談談，不好過於違拂他，只得陪他回去。

這大概是因為他的酒比我喝得更多，神經太

過興奮的緣故，他竟如發了瘋一般，把我緊緊地擁抱着，由前額一直狂吻到足跟上，兩手在我的全身亂摸……

漸漸地，他的眼睛裏發出一種令人戰慄的光彩來了，他竟探手解我的褲頭了，雖然我的心旌在這時候也好像被迷醉的暖風吹着一般動搖不定，但是情慾的衝動還沒有把我的理智全部克服：

“愛的！你不要太興奮了！”我擋開了他的手。

他立即跪下來了，眼中流着熱淚，向我顫聲的說：

“華妹！假如你是愛我的……何必如此苦我呢？……”

我再也沒有勇氣堅拒他了。遲早都免不了這一幕，還是讓他罷！我把跪着的他牽起，替他拭淚，對他說：

“那末，我希望你永遠地把我放在心上！”

“我不愛你愛誰呢？”他把我抱到床上……

五分鐘的時光，我好像完全沈醉在一個又苦

又樂的夢裏……

“你真的能夠永遠地和現在一般愛我嗎？”由夢裏醒來，不知什麼緣故，我的心坎裏忽然感到一種哀愁，眼淚奪眶而出。

“我永遠不會把你忘記的！妹妹！放心！”他還把我緊抱着。

我想回到校中來，免得同學們的懷疑；但是時間太晚了，而他又發狂般地把我的糾纏着，沒有辦法，只得睡在那邊。

他的頻繁而又兇暴的要求，使我在整夜裏沒有安眠過一刻……

從此，他是我的他，我是他的我了！

媽媽！你的不肖的女兒竟忘記了你的囑咐，和人家戀愛，而且失去了女兒身了！真是罪過！然而尚不致“失身匪人”，而你已經得到了一個有爲的女婿，聊堪告慰耳！

父親——你被人慘殺的父親！你的不肖的女兒竟忘記了你的遺訓，私自“犯罪”了。所幸他是

一位前途遠大的有志青年，將來必定可以以半子之身分報我不共戴天之大仇！父親！你正不必因此而憤怒，反之，應當笑逐顏開呢！

.....”

接着，把今天的日記也記了。

因為時間還很早，她又在預備明天的功課了。當她看書的時候，那“英雄美人圖”還仍然在她的眼前浮起，和從前一般地。不同的是——那莊重溫柔的美人已較為輕靈活潑了；那英雄的豐采也格外可以看得真切了，是個穿着中山裝的俊俏多情的青年。

空白页

六

太陽早已下山，茫茫的大地是在昏暗的懷抱中了。

天空裏滿佈着烏雲，一點星光也沒有。隔着幾分鐘，就是一條火蛇一般的閃電把黑暗的大空劃裂，轟隆隆如巨炮的雷聲就從那裂痕中迸出。陣陣的狂風怒吹着，發出嗚嗚的巨响。野外的樹木在不住地戰慄，震顫，哭泣……像是預感到了烏風黑暴的來臨……

城市的頸項好像被惡魔的鐵手緊握着，牠的呼吸完全窒息了。雖然時間還早得很，但是街上已

經少有行人了；兩旁的店鋪都緊閉得和鐵桶相似，裏面的燈光透不出來。疏稀的街燈在昏暗冷寂的空氣裏閃着黃黃的眼睛，有幾處，早已被狂風吹熄了。漆黑的角落裏有着幾隻野狗，拖着尾巴，眼睛閃着驚怖的光，一聲不响地，癡癡地呆站着，牠們也似在感到今晚的氣象底不尋常。

四個城門站滿着全副武裝的軍隊，都在準備着射擊的姿勢，好像大敵當前。東門外橫躺着幾個男女的屍體，赤血流在地上，屍身就在血泊裏。就中一具剪了髮的女屍，衣服全被剝光了，前胸破成了兩個窟窿，下體豎着一根竹槓……

不時有一陣熱鬧的聲响，衝破街頭如死的靜默；但是即刻又如一陣白煙一般，迅速地在昏暗中消逝了，只有鐵鍊的叮噠聲還隱約可聞。

忽然，遠遠傳來一兩聲尖銳的槍响，這更把守城門的兵士的精神緊張了，把槍桿執得更緊，眼睛裏充滿着兇狠的光。

城外也和城裏一般，浸在這凝滯了的恐怖的

溶液裏。

走出西城門，沿着那條大路向南行，不到十五里路，路側就有着一座小山。山上沒有樹木，只是叢生着許多青草。山的那一邊是個斜坡，斜坡上建築着一排一排的草屋，是農家用來貯大糞或其他肥料的。現在，肥料都用完了，只剩下了空空的草屋。

就在這個時候，那靠左第三間的草屋裏，忽然闖進了一對年輕的青年男女。

兩個人如工作過於疲乏了的老牛一般，在急喘着。因為天空太黑暗了的緣故，他們的狀貌和動作都看不出來。但由剎那間的閃電裏，可以看見兩個人都是學生的裝束，面孔也同樣地如死人一般的灰白。

“到了這裏，不用怕了，華……”男的先打破了沈寂的空氣。他還在急喘着。

“…我……怕……啊……”女的有氣無力，聲音在顫動着。

“不！到了這裏是不用怕了。離城只有十里了！還怕什麼？”

“……”女的用歡聲代替回答。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男的在傷感着。

“咳！事前難道你們一點也不知道嗎？”

“上海，省城，汕頭……的消息傳到我們耳朵裏以後，我們就知道局面不對……無奈老羅却萬分鎮定，說我們是神經過敏，並囑我們不要輕舉妄動……現在呢？真的是神經過敏麼？……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哎喲！你的心還在突突地跳呢！華！”接着那男的又如發見了什麼一般，在低聲地叫着。

“豈止心在跳而已，我的胆恐怕都碎了昵！”

五分鐘的沈默。

忽然，女的好像想到了什麼，很擔心似的說：

“他們現在怎樣了呢，你想？”

“唉！誰知道呢？說不定都一網打盡了呢！真凶啊……”

“我們如果不是在旅館裏的話，恐怕……”

“那就難說了！”接着，他又繼續的說：“走罷！此地不可以久留！”

“走到那裏去呢？”

“由這裏再行十里路，就是太平堡了，我有一個很好的同學在那邊，就到那邊去。”

“那個人可靠罷？”

“當然——”

“到了那邊又怎麼樣呢？”

“再看——城裏我們是不能再住腳了！那麼，以後我們只有人各暫時回到家裏去……”

“……”

“——總之，華英，我們可以慢慢商量，……走罷！”

……草屋恢復了以前的靜寂，兩個黑影已經在黑暗裏向前衝去了……

第三天，蘇華英小姐已經回到家裏來了。

“華英！你回到家裏我就放心了，聽說縣城很

亂，可是真的？”她的母親早聽到了縣城的消息，正擔心着蘇小姐；現在，看見自己的愛女平安地回來了，真如驟獲萬金般的歡喜。

“是啦！縣裏混亂極了！”接着蘇小姐就把這次的政變用淺白的言詞約略地講了一講。

“唉！乖乖！嚇煞你了！難怪你瘦了許多！”母親不住地撫摸着她的頭面，如一匹母羊對於她的初生的小羔羊一樣地愛撫着。這種溫厚的母愛，減少了她幾天來堆在心頭的許多憂苦。

但是，在另一方面，母親越把她愛撫，她的心也越覺到不安，越覺到慚愧。

——自己實在太對不起母親了！在母親的眼中，還以為我是完全沒有變更，和以前一樣地……真的，她恐怕想也沒有想到她的愛女已經……了。唉！母親喲！你的女兒已經值不得你如此稱讚，如此愛撫了……

回家後的翌晨，蘇小姐就拿着香燭到父親的墳前燒點，作為問安。當她站在亡父墓前的當兒，

她也覺到父親在怒視着她，豎起鬍子在罵她。罵她淫賤，罵她背叛了尊嚴的禮教，罵她玷污了他的門楣，倒盡了他的紳士的架子。

蘇小姐更是苦悶着。

城裏的烏風黑暴漸漸地吹捲到鄉村裏來了，白色的慘霧緊緊地包圍着牠。

軍閥的餘孽，土豪，劣紳，地痞……都重新如枯木逢春般，志得意揚地，重新活躍起來了。打毀當地的黨部，封閉當地的學校，幾個來不及逃跑的黨務工作人員，都被他們用大刀板砍死了。

由縣城回來的學生們和一切剪了髮的女子都被他們認為“不良份子”，一律“嚴行緝拿”，在陳軍敗走，革命軍初到時，曾帶軍隊去捉民團的首領的王志遠——蘇小姐的表兄——也被他們捉去就地槍決了。

時代的逆流正是瘋狂地在到處泛濫着，奔騰着……

在這充滿着妖氣的環境之下，蘇小姐只能如

白天裏的老鼠一般，偷偷地躲在家裏，不敢出去。

——你這些殺人的劊子手呀！看看你能橫行到幾時，看看你能倒行逆施到幾時……你們的頭腦大概已經被惡魔偷去了，向着墳墓裏狂跑，而自己還在自鳴得意！當她聽到一個個年青的靈魂慘被虎狼吞噬時，她的心就如被利刃割着一般，有時，還要流許多的眼淚。

從目前的慘象想到她的已經回到家鄉去了的愛人，她更爲之驚惶戰慄了。那邊的情形究竟怎麼樣呢？恐怕也和這裏差不多——不，或者尤爲利害吧？……現在他怎樣了呢？平安着？或者……恐怕不至於吧？……她整日整夜在思念着他，整日整夜爲他祝福。

已要憂慮着自己，又要擔心着愛人，蘇小姐在啣着苦味之杯，過着受難的日子。

一天午後，母親及其餘的家人都去戚家未回，單單她自己守在家裏；就在此時，李晉生忽然到她家裏來了。他是保衛團的團董，鎮上著名的紳士，

這回的事，全由他一個人在主動在唆使，這是三尺童子都曉得的——糟糕！莫非他是來捉我的麼？怎麼辦呢？蘇小姐看見這突如其來的，長着兩撇鬚鬚，滿臉橫絲肉的兇神，不禁驚惶失措了。

但是，還好，他來的目的並不是如她所想像的那樣。

據說，他是因公過此，順便踏轉來看看的，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

他的銳利的鼠眼大概早把她的心事看透了，所以，最先，他就告訴她，說她不用驚慌，可以平平安安地住在家裏。原因是，她的父親生前和他是同志，是頂要好的合作者；所以，說起來，他還是她的父執，他是有保障她的義務的。

跟着他就大發其議論了——這或許就是他來看她的目的罷？——一壁抹着黃鬚，一壁說：

“現在的一般青年——不，一般毛頭小子實在太豈有此理了！他們目空一切，甚至要拆紳耆們的台，說什麼打倒土豪劣紳，實行耕者有其田……等

等了，這就是共產！這就是公妻！產而可共，妻而可公，那究竟成何體統？所以，這一次，一定要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教訓！使他們稍稍知道，所謂土豪劣紳是不是可惹的！是不是怕你們這些口尚乳臭的毛頭小子剷除打倒的？……。”

經過了一番泛論之後，他就很巧妙地拍轉本題來了。

“聽說，你在城裏也曾……我想，這都是青年人一時的錯誤；所以，團局裏的辦事人要來難爲你，都被我獨力擋開了；不然的話！哼！……那就難說了！……總之，‘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你一定要徹悟前非，力圖悔改……纔不愧爲名門淑女，纔不負你先大人愛你之心！”

“是的！”喝了一杯茶，他好像很傷感似的繼續着說。“你令先大人的被殺不覺又過了差不多兩年了！他是爲何被殺的？是誰殺了他？——這些，是不待我贅述的了。華英！你如果是個有出息的女兒，你就應該爲父復讎，‘父仇不共戴天’，你是讀書明

理之人，當然曉得的！要復讎嗎？那末，現在就是千載一時的良機了……”

最後，他還對蘇小姐說，如果她的父親到現在還活着的話，那末，無疑地，他也必然會和他一般，參加這一回的工作的。

蘇小姐只是靜聆他的“大教”，好像金人一般，始終沒有開過一回口。自然，她是恨之刺骨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難道還好當着他的面把耳朵掩起來麼？

不過，無論她是用怎樣的耳朵去聽他的話；可是，有一個事實却是難於否認的，就是，這些話說，已如一陣狂風一般地，她的心潮是被捲起來了。

“……要復讎嗎？那末，現在就是千載一時的良機了……”

這句話，還是在她耳邊嗡嗡地響着，像一羣蒼蠅。

是的，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這是在不久以前蘇小姐都還希望着牠快些到來的良機！現在，這良

機是毫不遲疑地跑到她前面來了！只要你略施小技，那麼報讎，伸冤，實在是指顧間事情了……然而，當“貴客”惠然肯來的時候，而在不久以前還切盼着牠來到的主人，却有些閉門不納之勢了……

父親究竟是不是一個土豪劣紳呢 從來不曾，——不，還是說不敢確當些——她在心上發生過的疑問，今天却不請自來的跑出來了。於是，她想到父親生前的行爲——軍餉委員的威勢，窮人拿不出錢來題餉時的悲哀，哭泣，……王寡婦被迫投河的慘狀……——都在她的眼前展開。她又想到李晉生的話說——“你的父親生前是我的同志，是我頂要好的合作者……”“……如果你的父親到現在還活着的話，那末，無疑地，他也必然會和我一般，參加這一回的工作的……”……她還想到……——這是最明顯不過的了：李晉生是怎樣的傢伙？“道不同不相爲謀”，可以做李晉生的同志的又應該是怎樣的人物？……蘇小姐是熱烈地希望得到父親不是土豪劣紳的結論的；但是，推敲的結果，

她不能不感到失望了！

“父親不能不說是個土豪劣紳啊！”於是她不得不暫時脫下“子不嫌母醜”的有色眼鏡，如一位慈愛的母親發見了她的獨生兒的惡行時一般，心如刀割地對自己說了。

土豪劣紳，她想，如李晉生一般，假令被人殺了——其實是難免的——恐怕誰也覺得是痛快的，是應當的罷？那末，父親呢？……她頹然的倒在牀上，再也沒有勇氣想下去了。

……兩年來，如鐵樁一般堅牢地豎在蘇小姐心頭上的爲父復讎的決心，到今天忽然動搖起來了。

但是，她又想：這在旁人或覺到萬分應當；而自己到底是父親的女兒，是有着血統上的最親密的關係的，當不能和旁人一般地——這是第一層。第二層，父親雖然也是一個豪紳，雖然也曾作過許多惡；但究竟還未“貫盈”，至少還沒有如李晉生之流一樣：就把他殺去，這實在未免過於冤慘了。因

此，蘇小姐就得到一個最後的結論了。

——復讎的意義，無論如何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不過，却不能爲了目的，不擇手段，卑鄙齷齪地利用什麼“千載一時”的良機罷了！

那是李晉生來過後的第三天了。蘇小姊忽然接到了芳萍由家裏寄來的一封信——M縣政變後，芳萍也暫時回到家鄉去了——這封信是寫得很長的，其中有一段是：

“……現在，有一個噩耗我不得不忍着萬二分的悲痛告訴你，就是：你的心愛的人兒已不幸於本月七日喪失了他底年青的生命了！

“害他的究竟是那一個呢？說來人家都不相信，原來不是別的，正是生他的父親呢！他的父親是個土豪劣紳，在海陸豐很著名的土豪劣紳。春潮是一個怎樣的人？他的思想究竟如何？這是不待我多贅，你已經很明白的。這一回春潮回家去就和他大大的衝突起來，結果，他的狠毒的，狼心狗肺的父親竟天良死絕，把春潮害死了……

“不過，這裏的做工的和耕田的，因為春潮的被殺，都把他的父親恨死了，正在準備着……這狼心狗肺的老賊的死期大約也不遠了……”

沒有把信讀完，她早已昏過去了。全家的人都以為她是中了風，或患了什麼急症，都手忙腳亂，驚惶萬分；母親更嚎陶大哭，呼天喊地，比父親死時還要哭得哀痛些。

蘇小姐一連好幾天都食不下咽，寢不能寐的在偷偷地為她的慘死的愛人而悲哭着。她是消瘦了許多了。可是，她的思想的變更，更比肉體的變更來得迅速，來得利害。

在思想上，現在的她顯然不是幾天以前的她了。

她似乎聽見她的愛人在對着她很懇切地說：

“……看我罷！愛的！我是死於誰手呢？是在M城政變的時候，死於敵人之手嗎？不！不！我和你一同逃出刀山槍林，我並沒有死，你是明白的。咳——愛的！我正死於所謂生我的爸爸之手呢！……”

你的爸爸不也是和我的父親一般，是個土豪劣紳嗎？他不是被民衆們槍殺了嗎？你不是認爲是不共戴天之仇，一定要報復，一定要殺其人火其宅嗎？……好！但是，你試想想看，假令你父親還活着的話，他要怎樣做呢？你會不會和他同意呢？如果，和他衝突了，他是不是也將不免逐你，殺你呢？……那末，你的仇敵却正是你的恩人；不然你的父親說不定也要成了殺你的兇手呢！……”

有時，她又髣髴看見她的愛人渾身血污的領着一大羣也同樣是血傷遍體的人們走到她面前對她說道：

“……你應該認清，那個纔是你的真正的仇敵，你應該爲那些人復讎！……”

真的，她想，已往的我實在太可笑了！爲了一個土豪劣紳，軍閥走狗的父親的被殺，竟認爲大冤大仇，必欲報之。這還不可笑嗎？現在，我是由夢裏醒過來了……

七

她逃亡了。

但一想及那一天的情形，她就難免不寒而慄；雖然現在她已經處在頗爲安全的境地。

的確，這恐怕要真是蘇小姐有生以來所受的最大的驚嚇吧？據她想來，就是M城政變那一晚，她也沒有驚慌到如此的程度。

兩禮拜前的一天早上，她剛剛由夢裏醒來，她又在流淚了，因為她在夢中分分明明地和春潮接吻，擁抱……他還沒有死；等到她笑謎謎地醒來的時候，纔知道是一個縹渺的舊夢而已，現實的苦酒

又擺在她的眼前，她更覺悲哀了，她不得不用眼淚洗面了。

忽然，她覺得門外似乎有一種雜沓的脚步聲；黃狗在發了瘋一般地狂吠；“……媽媽！‘差古佬’來了，揸着槍，許多……” 姪兒阿狗的驚呼聲也很猛銳地衝進她耳朵裏來了。

——……這幾天請你特別注意，據某方傳出可靠消息，縣公署將暗中派得力偵緝隊下鄉拿人……名單已開好，而你的名字聽說也在內……一禮拜前接到的品英由城裏寄來的快信中的幾句話，即刻如銀幕上的說明書般，在她的腦海中一閃。她馬上由牀上一骨碌的爬起來，連外衣也來不及穿，就和一隻被窮追的小鹿一般跑出房外，三步作兩步跳，張皇地向前門飛跑。

“不！前門已被圍住了，到後邊……”被攔面奔來的嫂嫂用力一推，她纔意識到自己的愚笨，連忙轉過身來，向後跑；但是，糟糕透！這住宅，據說是因為風水的關係，是沒有後門的，走頭無路的她再

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只得爬上那豬欄棚上去。那裏堆着許多稻草，禾桿，及各種燃料，這個逃命者就鑽到牠們的下面，連呼吸都不敢太響的躲着。

“丟那媽！……”

二十名駁壳隊，一半在守着門，不許人們進出，一半已如狼似虎般的跑進室內來了。

全家的人們都被嚇得魂飛魄散了。阿狗早躲在婆婆的牀背去，阿英也緊緊地牽着母親的衣角，顫聲地，“媽媽！媽媽……”叫個不休。天井裏的老雄雞也伸着長頸，驚慌地呆站着。真的，如果是來了一隻老虎，那末，他們決不會如此驚惶，因為這是他們太常見的；但是，這許多“丘八先生”却不能不使他們心驚胆戰了，一則因為他們少見多怪，一則“匪即兵兵即匪”的話對於他們太過熟悉。

“老爺們！有什麼事嗎！……”蘇小姐的母親的老淚早被嚇出來了，嘴唇不住地顫抖着。

“哼！有什麼事？難道你還不知道？丟——”丘

八老爺甲，惡狠狠地。

“沒有甚事！是來捉反動派的！”八老爺乙。

“——是！是來捉反動派的！”八老爺丙更兇，黑臉孔，像雷公。

“‘飯桶鉢’……”蘇小姐的嫂嫂以為他們是在找飯桶，沒有吃過早殮；連忙勉強地堆下滿臉的笑容，說道：“諸位老爺們沒有吃早飯嗎？好！我們馬上煮好幾‘飯桶’白飯給老爺們吃！”說罷，她就很慇懃的向廚房中跑。

“是的！老爺們，飯是有的。”蘇小姐的細媽也跟着說。

這惹得老爺們都爲之大發雷霆之怒了。

“呸！丟那媽！誰要你的飯吃？我們是來捉造反謀逆的，是來捉想打皇帝江山的！……”

“是來捉蘇華英這賊婦的！丟那媽！”

“是來捉××黨的！懂得嗎？……”

“快些交出人來！……”

武裝同志的雄音，好像迅雷一般，把躲着的蘇

小姐的胆早嚇碎了。又好像一陣砭骨的冷風一般，這冷風刺進了她的心之深處，靈魂之深處，她全身冰冷地抖着，毛髮直豎，上下顎的牙齒在決鬥着，她的臉孔由蒼白而灰黯了，和死人一般地。她想，這一回一定完了……她又失悔着。爲什麼不聽品英的勸告，早準備……

然而，母親，嫂嫂，細媽……的心也不見得比她的跳得慢一些——不，她們或許還比她更慌呢！

“老爺！蘇華英犯了什麼大罪呢？”母親哀愁地問，一如啣在狼口裏的羔羊在哀鳴。

丘八老爺乙咆哮怒吼着喝道：

“犯了什麼大罪？講了半天還不明白嗎？——哼！丟那媽！不要講三講兩了！快把人交出來！不然就全家槍斃，燒屋……”

她的母親已經嚇呆了，只是發抖，不敢說一句話。到底還是嫂嫂的胆子大些——

“老爺！蘇華英嗎？不錯，她是我的妹妹。但是，她始終沒有回到家裏來，我們正擔心着呢！……”

“放你的狗屁！”甲把手在棹上猛力一拍。“搜檢！……”在他的命令之下，武裝同志都一齊動員。

平和的住宅，頓時入於騷亂的狀態；每一個房間，每一個角落裏，他們都搜索着，好像一個獵人在叢楚裏找尋他的獲物一樣，是那般的精細，是那般的留神。

全家的人們都爲蘇小姐着急，都含着眼淚爲她念千聲阿彌陀；母親在哀哭着，如一隻老麻雀看着牠的小孩被人捉住了。

——完了！完了！這回一定不能倖免了！作爲目的物而被嚴索着的她，全身好像都僵硬了，麻木了，思考也似乎完全停息了，只有這樣的一個單純的觀念在腦際旋轉着。搜索者的足音傳到她耳邊來了；但她也覺不到什麼，僅僅在意識裏浮着一個模糊的慘景——

……荒涼的郊野，——是東校場罷？——放着一口棺材，裏頭是一個青年的女屍，胸背已經洞穿，胸口紫紅。棺側坐着一位哀愁的婦人，正在搥

胸痛哭，點點血淚滴在死者底胸口上……

此時的她，好像一個被判決的死囚，心裏倒較前安定了。

如果這不是丘八老爺的疏忽，就應該算是蘇小姐的幸運了。整個住宅都被搜遍了，就是小小的鷄也並未放過；可是，正躲藏着他們的目的物的豬欄棚上，他們却全沒有注意到——結果，都是兩手空空，除了發見了幾隻被渴死在穀倉內的乾老鼠外，他們什麼都沒有得到。

這是誰也不會否認的吧？蘇小姐想由那二十隻手指的縫裏漏過，實在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些；然而，竟漏過了，竟由虎口中逃出來了。這也就難怪她的母親要把功勞完全歸到正堂上供奉着的關老爺身上，說是他暗中把手遮住搜索者的眼睛。

他們雖然搜不到“犯人”，但不肯就走，還是繼續的鬧，說無論如何都要她們把人交出，不然，就要受最嚴厲的處分。鬧了半天，還是幸虧她的那位

堂叔父走來，對他們說了許多好話，並且叫她的母親拿了一百塊錢給他們做“酒錢”，於是二十多個威風凜凜的“老爺”們纔跑了。

恐怕他們還要再來“光顧”，當天下午蘇小姐就帶着驚魂，跑到離家四十多里的一位同性的朋友家裏去，開始過“亡命”的生活。

這位朋友姓史名叫文鶯，是她在女師後半年中的相知的朋友中的一個。蘇小姐到她家裏之後，她就把她當自己姊妹看待，很是親密。她的母親，一位溫柔慈愛的老太太，對她也很好，蘇小姐覺得她就好像自己的母親一般。

初到文鶯家裏的幾夜，蘇小姐還時常做着惡夢，驚呼着，把同牀臥着的文鶯都嚇醒了。——這一次的恐慌的印象，對於蘇小姐實在太深刻了。

不久以前尚在自己懷中的愛人而今是失去了！自身的一切自由也被剝奪了！……一個青年女性的脆弱的靈魂怎能當得起這層層的磨折呢？可是，她是個意志堅強，很有毅力的女子；雖然，在花

晨月夕，她也感到悲哀，她也感到愁苦；但是，她的潛在的反抗之力在種種的摧折之下，却更堅實，更渾厚，更倔強了；她的眼睛在這茫茫的黑夜裏，也更銳利，更明亮了——她是一朵被壓榨的芳華，愈壓榨而芬芳愈烈。她是憤怒的波浪，愈被衝激而其向上之力也愈加強勁……

在亡命期間，蘇小姐有時讀讀書，看看報，或和文鶯出去外邊走走——這自然是很少的——或和文鶯在家裏圍圍棋，或……倒也不會感到怎樣的寂寞，枯燥。

那是一個涼快的午後，文鶯因為覺得坐在家裏有點無聊了，就邀蘇小姐到她的一位男朋友的家裏去玩玩。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在那裏，她意把那位在不久以前還恨之刺骨的李劍華碰着了。原來他也是和蘇小姐一樣，因為在家裏不能立足的緣故，纔逃亡到他的朋友，也是文鶯的朋友，黃天憂家裏來暫住的。

當然，他在她的眼中已經改換了顏色，她是不會再把他當作仇人看待的了。劍華也很知道她的近況，就是她的思想底劇變，他也打聽到了。但是，在無形之中，總好像是有着一種什麼東西把他倆隔絕着，都是紅着臉孔，許久都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你們倆是距離得很近的鄰舍吧？”文鶯好像是有意要打破他們中間的隔膜。

“是啦，很近的。”劍華答。他把坐在對面的蘇小姐看了一眼，她也回眸一笑。

“劍華！你是大畜罷？”天憂一壁在割指甲，一壁問。

劍華答道：

“對的。由密司蘇那裏到我們那邊恐怕還沒有三里路罷？”他顯然在要求蘇小姐的答覆。

“大概是三里路罷？”她想了一想。

幾分鐘的沈默在他們之間盤踞着。

“你是幾時來到此地的？不久罷？密司蘇？”還

是劍華最先打破了沈寂。

“當然沒有你久囉！”活潑的文鶯尖聲的說。

“差不多兩個禮拜了。”蘇小姐從容地答。

“你呢？——”她反問他。

“差不三個禮拜了。”對方答。“其實，我自M縣政變後我就沒有回家去了。”

“你這搗亂份子當然不能回去的！哈，哈……”文鶯高聲地笑着。

“是啦！我們都是現社會的擯棄者——不，反叛者啦！……”久不說話的天憂也說起來了。

晚飯，她和文鶯也是在那邊吃的。吃飯時，她和劍華談了更多的話；橫在他倆之間的隔膜，已經和陽光下的曉霧一般，迅速消逝了。

自從這一次會見之後，兩個亡命客就時相過從了：有時是他去找她，有時是她去會他；但算起來，還是男的找女的的時候多。

不知是那一天了——此時，這一對仇敵已經變成兩個很好的朋友了——在不知不覺間，他們

忽然提起了舊事。

“華英！想起來，我真是萬分對不起你哩！”男的似在懇求對方底諒解一般，柔聲的說。

“唉！劍華！你還是不要提起這些事罷！”女的兩頰泛着紅潮，似極羞澀。“說起來，真正對不起朋友的還是我呢！……過去的我竟會如此的落後，頑強，固執……這使現在的我自己都不免覺得萬分驚異……唉！我真太對不起你了！”

“那時，你恐怕恨不得吃我肉而寢我皮罷？”

“……”得到的是一聲苦笑的回答。

“其實，這也難怪！設身處地，如果我是你，恐也不免呢！”

“……好！我對你實說吧！正如你說的一樣，當時，我實在把你——其實何止你呢？簡直把你一村人都看作眼中釘，我是想用，假如是可能的話，最殘酷的手段向你們復讎哩！……”

這一次的坦白，真摯而又誠懇的會談，恰如一陣強烈的日光，把兩人心坎中殘留着的前嫌的薄

冰都完全消釋了。

殘酷地，陰慘地包圍着農村的灰白色的慘霧，一天濃厚似一天了。就是連避匿於灰色不過的天憂和文鶯家中也有些不穩了；於是兩個異性的亡命客又不得不另找別的棲息地去。

一個禮拜之後，劍華和蘇小姐又一同祕密地逃到別一個偏僻的農村裏，過着共患難的生活了。一個年青的男子和一個年青的女子，本似一塊貓皮和一條火漆；貓皮和火漆接觸着，磨擦着，就要生出熱力與電力來；同樣：一對青年的男女如果是多接觸，而又沒有何種特殊底障礙的話，那麼要發生愛情是比擦一枝火柴還要容易一些的。他倆大概也是因為接觸的機會太多而且又是“同是天涯亡命人”的關係吧？連他們自己也沒有想到，Cupid 的利箭早射到各人的心坎了，一對仇人而今竟變成親密的情侶了……

在南國還覺得有些鬱熱，雖然節令已屬季秋

了。

這大約是陰歷十三或十四的晚上。九分圓的月亮高懸在淺藍色的和懸罄一般的大空裏。衰敗而淒涼的鄉村已經如躺在慈母懷裏的嬰孩一般的靜穆，平靜……在溶溶的月色裏漸漸地入睡了。

村人們大概都吃過他們的淡泊的晚飯了，男男婦婦老老少少都由破舊的古屋裏跑出來，揮着扇，抽着煙……一堆一堆的坐在門坪裏，乘涼，談天。

和大畝村相鄰的餘耕村的村口，這時也正有着四五個中年和老年的男子坐在門前的草坪裏談天。他們談談今年的收穫怎樣的壞，談談番禾是否又要被旱死，談談某人的豬生了病，某人的貓不見了……和往夜一般，他們又漸漸地談到近來聽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新聞。

“實在，豬頭三也未免太殘忍了！無論好好壞壞也是自己的父親呀！如果是我必然殺不下手的……”中年的甲一邊抽煙，一邊說。

“呸！你真不懂得什麼！”鬍鬚的乙很不以甲意爲然。“……在那時候，在他的眼中已經不是自己父親，而是兩姓鬥殺時的仇敵了，十個父親也一樣殺，何況一個呢？阿三哥說的不錯，他們只問是不是什麼什麼——反——什麼——反革——什麼命派……親人不是親人他們是不管的啦！……”

口吃的丙也說起話來了。

“咳！近來真可怕了！什麼……什麼——反，反，反革命，什，什麼不革命……妻殺夫……夫，夫殺妻……弟，弟殺，殺……兄……父，父，父殺，殺，子……啊！可怕……”

“……………”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把談天者的注意力都奪去了——對面正有着一個黑影向這邊疾走着。

“誰呀？”乙問。

“還不是癩頭阿四嗎？”甲由他的脚步聲已經聽出來者爲誰。

“爲什麼要跑得這樣快呢？被鬼趕着不成？”當

阿四跑前來的當兒，甲就把他打了一掌。

對方馬上報復了，也一掌打去：“你纔被鬼趕了！出口傷人！”

“好了，不要開玩笑了，又有什麼新聞不成？”

乙是知道阿四之來，良有以也的。

“當然！”阿四點點頭，坐下了。

“什麼新聞呢？你又在撒謊了！”丁熟讀“三國”，知道請將不如激將。

“要狗彘的纔會撒謊哩！……好！我講給你們聽罷！這是一個親戚說的。坑美村的文芳伯你們是知道的罷？”

“可不是幾年前被人殺死的那一個？怎的？”丙把頭伸得很長。

“對啦，就是那個文芳伯，他有一個女兒名叫華英，是蠻能幹的。他的父親死後，她就決心要爲他復讎，把他的仇人，大畚村的李劍華殺死……誰知道，她去城裏讀了一年書竟變鬼了，現在竟和李劍華什麼戀愛起來，而且要結婚了……母親當然

不肯的——他是殺她的丈夫的人，怎好反把女兒嫁給他，和他結親呢？但是女兒却一定要嫁他，……現在，聽說她已經誓發不承認她爲自己女兒，斷絕母女關係了？……你們想吧！殺自己的兇手，而今竟變成自己的女婿了；自己的仇人而今竟變成自己的丈夫了……這還不奇怪嗎？……”

“變了！變了！一切都變了！現在的天年真是一一切都反常，一切都改變了！”聽完了這故事，乙不禁發出感慨來了。

“這都是讀新書讀壞了的吧？”丙似在自言自語地說。

.....
.....

明月將西下，夜已經很深了，人們都已回去睡覺了；惟有鬍鬚的乙還如石獅一般，呆坐在草地上，仰視着茫茫的碧落。口裏猶反復着簡單的語調：

“變了！變了！現在的天年真一切都變了！”

一九二九，暑中。

